通考

自八十五至九十

十七

112
100
17

100
17

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五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郊社考　高禖

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禖音梅娥風中反契息列反○疏曰按蔡邕以爲禖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禖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也

后妃帥九嬪御御謂從往傳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云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大木反○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太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失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礼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疏曰祭高禖既畢祝官乃禮按天子所御幸有娠之人謂酌酒以飲之飲酒既畢乃屬帶此所御之人以弓韣又授之以弓矢於高禖之前而北面也禮此所御之人於禖神

之前禖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禖下以祭神必福降故云其子必得天材○月令○朱子生民詩集傳曰古者立郊媒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楊氏曰高禖事當以毛詩傳及朱子集傳爲正

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爲高禖之祠於城南祭以特牲晉博士束晳云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以爲主而祀之以太牢也

後漢因之祀于仲春之月

魏禖壇有石青龍中造許慎云山陽人以石爲主

晉以仲春之月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惠帝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束晳議以爲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鐫石令如舊制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按江東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處如竹葉小屋覆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廟所得石陸登以爲晉孝武時郊禖石然則汀左亦有此禮矣或曰百姓祀其傍或謂之落星也

北齊制高禖壇於南郊旁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玄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曰皇帝袞冕乘玉輅皇后褘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座夫人終獻上嬪獻于禖神訖帝及后並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群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

隋亦以玄鳥至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一太牢

唐亦以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

宋仁宗景祐四年御史張奎請親祀高禖下禮院定築壇南郊春分之日祀青帝本詩克禋以祓之義配以伏羲帝嚳以禖神從祀報古爲禖之先石爲主依東漢晉隋之舊牲用太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有司攝以乘輿所御弓矢弓韣致禖神前祀已

與胙酒進內以禮所御使齋戒受之每歲孟春有司申請以俟
上旨命曰特祀即用其年春分遣官致祭壇高九尺周廣二丈
六尺四出陛陛廣五尺設三壝壝別二十五步青石主長三尺
八寸用木生成之數形準廟社主植壇上稍北露首三寸圭幣
青色牲用牛羊豕各一如盧植說樂章祀儀準青帝罇器神座
如句芒唯有司攝事受福不飲爲異祀前一日內侍請皇后宿
齋別寢宮嬪從齋庭量地設香案褥位各二重行南向以望禖
壇又設褥位香案北重行皇后服褘衣褥位以緋宮嬪服宮中
朝賀之服褥位以紫祀日有司以福酒胙肉弓矢弓韣授內臣
奉至齋所置弓矢弓韣於箱在香案東福酒於坫胙肉於俎在
香案西內臣引宮嬪詣褥位東上南向立又詣皇后幄次跪請
皇后行禮導至褥位南向立請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導皇后詣
香案褥位上香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內臣置於箱又請再拜內

臣進胙皇后受訖轉授內臣次進福酒內侍曰請飲福內臣又
奏請再拜乃解弓韣內臣跪受置於箱導皇后歸東向褥位又
引宮嬪最高一人詣香案上香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左右置於
箱請再拜左右授福酒請飲福再拜解弓韣還位又引以次宮
嬪悉如上儀俟俱復內侍奉請皇后詣南向褥位皆再拜內侍
跪奏禮畢導皇后歸幄次宮嬪並退是歲宮中又置赤帝像以
祈皇嗣

神宗元豐四年天章閣待制羅拯言高禖壇在南郊制不甚廣
上設神位三皆密列祭器執事之人殆不容足祀官奠獻或側
身拜於褥位乞令修展以叶禮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官
言高禖壇高八尺廣二十六尺上以青帝爲主伏羲高辛配侑
高禖設位壇下壇上神位三陳設祭器樂架實爲狹隘酌奠拜
跪及執事進退不可觀禮按祀儀青帝壇廣四丈高八尺今祠

高禖既以青帝爲主其壇之高廣請如青帝之制從之

尚書禮部言先農正座帝神農氏祝文云以后稷配神作主配座后稷云作主侑神謹按春秋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曰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然則古者作主配神之意本施於祖宗其間有雖非祖宗而祝辭可以言作主配神者如五帝是推人道以接天神勾龍之於社后稷之於穀是推人道以接土穀之祇其祝辭俱云作主可也若並爲外祭而正配座又皆人鬼則以正座爲主其配座但合食從祭而已伏請於神農祝文云以后稷配於后稷云配食于神高禖以伏羲高辛配祝文並云作主配神無二主伏犧既爲主其高辛祝文改云配食于神從之

徽宗政和二年詔春分祀高禖青帝以帝伏羲氏高辛氏配簡狄姜嫄從祀

高宗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崧言祀典每歲春分日祀高禖青帝正位配以伏羲高辛從以簡狄姜嫄弓矢弓韣內出備器禮畢收徹三從祀神位前禮料入禁中行禮自車駕巡幸雖多故之際禮文難備至於祓無子祝多男所以繫四方萬里之心者蓋不可闕乞自來歲之春復行高禖之祀從之

十六年監察御史王鎡言禖祀之壇卑陋弗稱有司致齋於社亭之上行事於民居之後遇雨望祭徒置江館去壇既遠事涉瀆慢未足以彰禋潔祀爲帝王求嗣之禮乞申命攸司改昔制度一新壇宇仍命大臣取生民姜嫄從於帝而見于天義月令以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之文詳加定議乞法駕臨祠必獲聖嗣詵詵之福詔禮部看詳

先時禮部太常寺檢會國朝禮例高禖壇在國之東南依儀合差三獻官監察御史等各前十日受誓戒及排設登歌之樂內行事官就南郊齋宮宿齋牲用牛羊豕每位籩豆各一十二昨緣車駕駐蹕臨安府權於錢湖門外惠照院齋宮設位行禮牲用羊豕每位籩豆各六差獻官一員行禮不受誓戒亦不設登歌之樂今來劉嶸所請欲令臨安府於行宮東南城外踏逐隨宜修建及踏逐近便寺觀權充行事官齋舍所有設登歌樂差行事官受誓戒并合用牲牢禮料籩豆之數並依見今大祀禮例差官排辦從之

禮部言竊詳生民之詩言履帝武敏歆以敏為拇謂姜嫄履巨迹之拇以歆郊禖之神是生后稷以為從帝嚳祀禖神之應其說頗附會元鳥生契之意如詩言繩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之意履帝武敏歆猶言帝嚳行禖祀之禮姜嫄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祝履考祥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註怪詭穢祥併為一談至北齊妃嬪參饗鸞而不蠲去禮愈遠歷世非之唯禮記通典載大唐月令具言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而政和新禮亦有皇帝親饗高禖之儀緣祖宗以來未嘗舉行親祠唯兩制官并有司攝事今欲乞比祖宗故事增重祀典依每歲元日祈穀于上帝禮例命執政官攝事前期申取指揮施行又檢會國朝會要每歲春分遣官致祭牲用牛羊豕各一弓矢弓韣以乘輿所御者權降付外有司奉祠訖以福胙肉侍以進皇后宮嬪就宮中受胙飲福詳見上文今欲遇祠高禖及徹禮饌進內依景祐儀制行飲福受胙之禮所有牲牢亦依祖宗故事用牛羊豕務從豐備以盡祈天錫羨之誠從之

十七年二月上親祠高禖以普安郡王爲亞獻恩平郡王爲終獻

禮部太常寺言按禮經仲春天子親祠高禖徽宗皇帝修成親祠之制具載新儀未經舉行望皇帝親祠以祈多男之祥副天下之望從之

八蜡

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龡昌垂反○玄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疏曰此祭蜡直擊土鼓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即此亦各有葦籥可言以息老物者謂息田夫萬物也云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工之成者凡言頌者頌美成功之事故於七月風詩之中亦有雅頌也○春官○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群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

疏曰祈來年于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祀于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祀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閭但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祖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摠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如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素也索萬物而饗之案籥章云國祭蜡龡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籥章相當故經廣祭衆神是周禮籥章所謂蜡祭也云天宗謂日月星辰者以蜡祭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天若是祭天何須稱宗下季冬云天之神是天之衆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也云獵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獵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惟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疏曰案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此亦祭衆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此等休息是正齒位案雜記子貢觀蜡云一國之人皆若狂者案鄉飲酒初立賓行禮至禮終脫屨升堂而燕行無筭爵然則初時正齒位後則皆狂蜡祭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月令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屬音燭合也○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

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疏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爲一命以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地官○羅氏蜡則作羅襦襦女俱反或音須○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襦細密之羅襦襦讀爲繻有衣袽之繻玄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罔圍取禽也

蔡邕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大昊木德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帝火行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昊金行黑帝以辰臘子祖黑帝顓頊水行黃帝以辰臘未祖黃帝軒轅后土土行

陳氏禮書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性體疈辜其樂六

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鄭氏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郵表畷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爾雅曰畯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屬正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

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王曰祖以衰曰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後周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蜡於五郊唐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蜡百神於南郊而闕其方之不登者然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序以樂民則唐一於南郊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後唐兼天帝而祭之亦非也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蔟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黃鐘爲均於理或然

楊氏曰愚按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三正不同夫子告顏淵獨以夏時爲正蓋建寅者生物之始亦人事之始故以爲歲首建丑者成物之終亦人事之終故以爲歲終則行蜡臘之祭宜也禮記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籥章國祭蜡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鄭氏兩注皆謂建亥之月此亦可疑原記禮者及注家之意豈不曰此皆周禮也周以建子爲歲首故以建亥之月爲歲終然夏殷周三正示不相沿特以其月爲大朝會大政令之始而天時之始終則不可易也建亥孟冬之月謂之歲終可乎漢史臘月陳勝之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也其意亦曰秦以建亥爲正而臘則建戌也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勝死臣瓚說是也夫秦人不師古始猶知以建丑之月爲臘孰謂周人以建亥爲臘乎

傳天子大蜡八 疏曰大蜡者即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王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知諸侯有蜡也 伊耆氏始爲蜡 耆臣夷反○伊耆氏古天子号也或云即帝堯是也○耆氏始爲蜡間禮伊耆氏掌共王之技戚以老者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於耆老著矣故後世以其官爲姓名官氏以儒謂其始制鼓籥又始爲蜡於是以爲古王者之号然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曆大撓作甲子倉頡造書之類豈皆古王者哉果伊耆氏實古王者之号周人固應尊異而神之不宜列於衛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也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饗者祭其神也○疏曰云饗者祭其神也者解經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萬物非所饗但饗其萬物之神所以饗其神者萬物所以能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云祭蜡之報焉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 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疏曰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也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以先嗇爲主司嗇從祭以報嗇也 疏曰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郵本亦作尤畷丁劣反又丁衛反又音俊約反因姊反○疏曰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表畷者是田畯者即所舍之處郵表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處焉舍田畯處焉舍禽獸者即下文云猫虎之屬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其神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水庸溝也○疏曰祭坊與水庸事也者坊者是營爲所須之事故云事也坊與水庸皆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郵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 郵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以下皆蜡祭之祝辭土即房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安則不崩水歸其壑則不泛益昆蟲毋作者昆虫蝮蚖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毋作謂不爲天地草木歸其澤者草苔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數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功故令得報非祈禱也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此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揔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其一物故不數

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所界反○送終喪殺所謂息

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疏曰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於蜡使使者載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疏曰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氏也謂爲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爲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好呼報反○疏曰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於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者此宣詔所告之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爲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邪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畜藏蘊則利也○蓏力果反蘊於粉反○疏曰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所以唯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畜藏與民爭利八蜡以記四方疏曰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凶荒之異也○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則也疏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者謂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謹慎民財欲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鄭數八神約上文也王肅分猫虎爲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猫虎者昆蟲不爲物害亦是其功猫虎各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爲二不言與故合爲一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疏曰四方之內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其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矣○疏曰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爲臘與蜡異也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准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經云既蜡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趍日至而畢也

司爟凡祭祀則祭爟報其爲明之功禮如祭爨○疏曰鄭云禮如祭爨者祭爨祭老婦也則此祭爟謂祭

先出火之人○夏官龜人上春爨龜祭祀先卜爨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玄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

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世本作曰巫咸作卜筮未聞其人也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爨龜筴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云先卜是人應云享而云祭祀與天地同稱故云尊焉天地之也依義作易時未有揲蓍之名法至巫咸始教人爲之故巫咸得作筮之名

傳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焉柴於奧燔音煩與依注作爨七乱反○文仲魯公子弧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爲大夫於時爲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爨爨爨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弧若侯反饎昌志反○疏故曰奧當爲爨字之誤也者下文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竈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故中霤禮祭竈神用特牲迎尸以下略如祭老婦盛於盆是其事大也爨者宗廟祭祀尸卒食而祭饎爨爨爨爨也者特牲記主黍稷云宗婦祭饎爨用黍肉而已無邊豆祖云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者依尸卒食而祭饎爨爨爨爨爨也者下文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竈禮祭當特失禮又以此爲祭火神遂乃燔柴明失禮也皇氏云勿基既以逆祀爲是又以燔柴祭奧是其事小也云文仲不能正逆之失夫子譏其安知禮也古周禮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循后稷爲先同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

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陘於禮非也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邊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祝融并奧及爨三者所以爲不同者也夫奧者老婦之祭先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銛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明祭爨不可以燔柴之義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里唯盛食於盆酒於銛甲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也○禮器○家語曲禮子貢問同

沙隨程氏曰八蜡之祭爲民設教也厚矣方里而井八家共焉吾食其一仰事俯育資焉而無憾者可不知所本乎古有始爲稼穡以易佃漁俾吾卒歲無饑不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者緊先畾是德故祭先畾焉曰司畾者謂修明其政而潤色之者也曰農者謂傳是業以授之於我者也曰郵表畷者畷井田間道也郵表也者謂畫疆分理以是爲准者也昔之人爲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蓋不得不報也

曰猫虎者謂能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曰坊者謂昔爲畎澮溝洫使
防之人使吾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謂昔爲畎澮溝洫使
吾爲旱備者也曰昆蟲者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與祭乃
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除昆蟲
而有功於我者也除昆蟲者不一而足如火田之人捕蝗
之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足故直
曰昆蟲焉耳夫以表畷防庸之賤隷猫虎昆蟲之細效吾
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其民勸於功利推而
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敢慢也後世農田之
利奪於兼并之家雖天下之用舉仰於農而農人不蒙其
利大抵一歲之入兼并袖手什取之五假之牛種則什之
七又乘其乏舉貸以倍稱之息雖八九可也是故樂歲先
饑凶年多死者莫農人若也何以致然由鄰表畷之失職
也鄰表畷之失職則先嗇司嗇與夫農者其德不白雖有
防庸必私其私是生民之害不在鼠豕螟蟘也古之一夫
施功力於田里者生蒙其利沒享其祭後世一切反此古
者上農夫食九人後世農能食九口者不千一也下農夫
食五人後世具父母妻子養者不百一也有爲浮圖氏者
詭言於民曰汝知竭力耕耘而不自粒者乎是前生不種
福也汝知燕居甲第坐享王侯之奉者乎品其材智道德
非有踰乎人是前生種福德也故敬我者貴施我者富前
生所作今獲其報今世所作後亦如之猶影響也是以說
爲天宮淨土地獄惡趣以誘懼之時出怪神夢兆以證信
之而先王神道設教之意替矣仰觀三代里田蜡祭之時
其民恬寧愉樂和睦無怨故鬼神饗馨香之薦交歸其德
不爲妖厲豈不盛矣乎

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注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秦是時始效中國爲之風俗通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漢改曰臘索群鬼神而祭之

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

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言祭宗廟旁祭五祀蓋同一日自此而始非舊典

魏因漢制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亥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土德而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議古禮歲終聚合百物祭宗廟謂之蜡皆有常日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爲歲首故以寅始用午祖戌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傳著五行以爲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尚書易經說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爲土土位西南黃精之君盛德在未祖成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未臘前一日詔明日當爲范氏從母舉哀百官戒嚴尚書郎張亮議曰天子祭宗廟社稷鼎俎既陳不得終事者四若五服之喪以常降者不以廢從母無服之喪不宜廢事舉哀又禮祭之明日改祭于祊以燕皇尸殷謂之肜周謂之繹今雖未施肜繹之祭先王之典聖人重不忘但大臘之日休息黎衆百日之勤一日之澤未可戒嚴

宋因之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

後周以十月祭神農伊耆以下至毛介等神於五郊五方天地星宿四靈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禘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於其側自嶽鎮以下則各爲坎餘於平地皇帝爲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五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以下中大夫獻七宿以下自天帝至羽毛之牲玉帛皆從燎餘從瘞祭畢帝如南郊便殿明日乃禘訖又如西郊禘訖又至北郊祭訖還宮

隋初因以孟冬下亥禘百神開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禘可也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禘考之前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禘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於是始革前制前周姬氏後周宇文氏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房玄齡等議曰按月令禘法唯祭天宗近代禘五天帝五人帝五地極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季冬寅日禘祭百神於南郊大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簋簠甑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於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宮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鱗羽臝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猫虎及龍麟朱鳥白獸玄武方別各用少牢一每座籩豆各二簋簠甑俎各一禘祭凡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蜡之明日又祭社稷于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

玄宗開元中制儀季冬臘日蜡百神於南郊之壇若其方不登則闕之開元禮臘日禘百神於南郊都百九十二座大明夜明在壇上每座籩豆各十簠簋甑俎各一神農伊祈五官每座籩豆各四簋簠俎各一五星二辰后稷五方田畯岳鎮海瀆二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龍鱗朱鳥百獸玄武鱗羽毛介於苑井泉等八十五座（壇豆各二簠簋俎爵各二）樂舊用黃鐘之均三成新改用天神之樂圜鐘之均六成

皇帝臘日蜡百神于南郊儀（攝事附）

（從事官及攝事齋戒並如別儀）

齋戒如圜丘儀

陳設

前禮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則無文武侍臣番客等次）於壝東門西門之外道西向（東方南方之饌陳於東門外西方之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群官諸州使人番客等次（攝事則無文武侍臣番客等次）前禮二日太樂令設宮縣歌鐘歌磬如圜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燔壇（其壇於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八尺高一丈）門上南出戶三尺右校為瘞埋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禮一日奉禮設御座及望燔

位祀官從祀群官諸州使人番客等於壝門外皆如圜丘之儀（攝事如圜丘之義）設日月酒罇之位太罇二著罇二罌一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夜明太罇二著罇二罌一在壇上於西南隅北向神農氏伊耆氏各著罇二罌一在壇上於其壇上五星五官后稷各象罇二七宿田畯龍麟牛馬騶虞玄武等各壺罇二鱗羽羸毛介等散罇二俱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五方岳鎮海瀆俱山罇二山林川澤俱屋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塘坊郭表畷於菟貓等俱散罇二各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伊耆氏已上之罇置於坫加勺冪設爵設御洗於壇南陛於罇之下）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北向罌水在洗東篚在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分獻罌洗畢各於其方陛道之左右俱內向執罌洗篚冪者各立於罇罌篚冪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之上下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謁厨視濯溉又謁者引諸祀官詣厨省饌具訖還齋所禮日未明十刻

太樂令帥宰人以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日青牲一月白牲一其餘方各少牢一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日月神座於壇上大明於北方少東夜明於大明之西俱南向席皆以藁秸神農伊耆神座各於其壇上俱內向設后稷氏神座於壇東西向設五官田畯之座各於其方設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五官岳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神座各於其方之壇其五方神獸鱗羽贏毛介水墉坊郵表畷於菟貓等之座各於其方壇之後俱內向相對爲首自神農伊耆已下百九十座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鑾駕出宮如圓丘儀

奠玉帛

禘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罇之次太罇爲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神農伊耆氏之著罇實以盎齊五星三辰五官后稷田畯之象罇俱實以醍齊七星之壺罇實以汎齊五方岳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醍齊山川林澤之蜃罇實以汎齊五陵已下之散罇實以清酒各實於諸座之上罇禮神之玉大明夜明以珪邸大明之幣以白神農氏幣以赤伊耆氏幣以玄五星已下之幣各從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內壝之饌幔內其日未明二刻奠玉幣毛血等如圓丘儀皇帝服玄冕出次壇上神位大明夜明鼓祝作無射夷則奏永和蕤賓姑洗大蔟奏順和黃鍾奏元和凡六均均一成俱以文舞攝事如圓丘之攝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奠爵並如圓丘儀攝事亦同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西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封臣名已下改皇帝爲太尉皆謁者贊引敢昭告于大明惟神晷耀千里精烜萬物覺寤黎蒸化成品彙今則璇璣齊運玉燭和平六府孔脩百禮斯洽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夜明罇所執罇者

舉幕侍中取匏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賛酌醴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夜明惟神貞此光華恒茲盈減表斯寒暑節以運行對時育物登成是賴豐年之報式備恒禮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享訖興皇帝再拜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齡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少退當兩座門北向立樂作其飲福受胙並如圜丘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大明著齡所罍洗盥手洗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詣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執齡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訖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夜明齡所取匏爵於坫執齡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訖謁者引太尉進夜

明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少東當兩座前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降初太尉獻將畢引光祿卿(摠事同以光祿卿爲終獻)詣罍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升壇謁者一人分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酌酒一獻帝伊耆氏一獻神農氏跪奠爵神座前俛伏興向神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降還本位初伊耆氏獻官將升謁者五人各引獻官詣方獻罍洗盥手洗爵詣酒齡所酌酒一獻蒼帝一獻赤帝一獻太白一獻辰星各奠於神座少退向神立於獻官奠訖七星皆祝文助奠相次俱畢太祝各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凡讀禱祝文每一番獻酒從東方祝文爲始讀祝訖次南方次西方餘神亦同也)獻官再拜訖太祝各進奠版於神座前還齡所謁者遂引五星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各詣

酒罇所酌酒一獻東岳一獻南岳一獻中岳一獻西岳一獻北
岳俱奠於神座少退向神立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
隰井泉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
文訖興獻官再拜訖太祝奠版於神座還罇所謁者各引獻官
還本位初酌岳鎮酒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罇
所酌酒一獻勾芒氏一獻祝融氏一獻后土氏一獻蓐收氏一
獻玄冥氏后稷田畯等各祝文助奠訖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
跪讀祝文訖興餘與東方同唯無后稷獻拜祝史奠版於神座贊引遂引
五官獻官等詣罍酒罇所酌酒分獻五靈其鱗羽贏毛介猫於
菟坊水墉昆蟲等皆齋郎助奠相次俱畢祝史持版跪讀祝文
訖興拜訖奠版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
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
拜衆官在位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

再拜退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
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事謁者引太尉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樂
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於群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
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
其陛降壇南行經懸內當柴壇東行自南登柴壇以玉幣饌物
祝版置於柴上戶內諸祝以星辰七宿已上之禮幣皆從燎神
農伊耆氏岳鎮已下之祝俱詣瘞埳以玉幣饌物置於埳訖奉
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炬燎初唱可燎埳東西廂各四人寘
土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事謁者白礼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
樂作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
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
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諸國客使以次贊引引御史已
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已下皆再拜贊引出工

人二舞以次出其神農已下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圜丘之儀

伊耆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帝伊耆氏惟帝體仁尚義崇本念功爰創嘉祀息農饗物今九土攸宜百穀豐稔備茲八蜡大旅四方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帝尚饗○神農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帝神農氏惟帝肇興播植粒此黎元今時和歲稔神功是賴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帝尚享○東方歲星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東方歲星七宿惟神列位垂象叶贊穹蒼昭晰群生蕃阜庶類今時和歲稔恒禮是率謹陳嘉薦庶饗之南方中央西方北方准此○東方滄海瀆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云云惟神宣導坤輿興降

雲雨亭毒庶品實賴滋益年穀順成用通大蜡謹薦嘉祀溥及一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庶神咸饗南方西方北方准此○勾芒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勾芒氏惟神贊陽出滯發生品物萌者畢達仁德以宣用陳明薦神其臨饗○后稷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后稷氏惟神誕降嘉種播茲百穀蒸庶以粒又此萬邦爰及田畯實勸農穡謹薦明祀庶神享之○祝融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祝融氏惟神典司大正淳曜昭明式贊南訛厥功以致豐年之薦庶神臨享○后土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惟神式贊黃道典司土正居中執信是興稼穡年穀既登庶饗嘉薦○蓐收

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
位臣姓名敢昭告于蓐收氏惟神典司金正式贊西成執矩懷
莊尚義趍力豐年之報饗茲嘉祀○玄冥氏祝文曰維某年歲
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
玄冥氏惟神典司水正贊序幽都厥務安寧積藏斯在豐年之
祀庶饗明薦○蒼龍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
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蒼龍之神惟神體備幽明質兼小
大實爲鱗長贊明造物歲稔年登寔資弭患式陳嘉薦百靈是
屬爰及東方鱗羽羸毛介衆族猫於菟坊水墉昆蟲諸神咸饗
其朱鳥騶虞玄武祝文首尾並與此同祝文發首亦同也朱鳥之神惟神肇自火精冠茲
羽族輔時宣化効祥蹈禮年和歲稔有賴厥功麟之神惟神體
信爲質惟和是歸作長毛宗表靈玉牒年穀豐稔寔茲宣助式
陳嘉薦庶神臨饗騶虞之神惟神性履至仁稟靈金宿贊育生

類實參利物爰茲報功用率恒祀玄武之神惟神誕稟辰精長
茲介族先知稱貴誠行攸底伊此豐年有憑宜慶
宋火德王以戌日爲臘建隆三年十二月戊戌臘有司畫日以
七日辛卯禘百神太常博士和峴奏議曰謹按禘始於伊耆後
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臘與禘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
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饗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
蜡祭上饗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
沿其制唐乘土德正觀之祭以前寅日禘百神卯日祭社宮辰
日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聖朝常以十二
月戊日爲臘而以七日辛卯先行蜡祭盖禮官之失也事下有
司請準唐禮禘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同用臘日從之禘百神
壇高四尺東西七步二尺南北六步四尺
仁宗天聖三年禮官陳詁言蜡祭一百九十二位而祝文所載

一百八十二無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蓋開元以來年祀寖遠有司失傳郊祀正辭録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爲於菟乃避唐諱詔復爲虎載田畯郵表畷慶曆用羊豕各二大明夜明壇增山罍爲二籩豆十二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分獻官逐階下罍洗詣帝神農伊耆五星三辰七宿岳鎮海瀆祝融后土后稷蒼龍朱雀麒麟玄武白虎神座前上香奠幣爵並再拜内從祀神位不設香幣祝版唯奠酒再行復皇祐定壇高八尺廣四丈嘉祐加羊豕各五

神宗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記曰八蜡以祝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爲一壇惟周隋有四郊之兆又禮記月令以禘與息民爲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請蜡祭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忘民仍在蜡祭之後從之

先是太常寺言四郊禘祭宜依百神制度築壇其東西有不順成之方即祭日月其神農后稷舊設位於壇下當移於壇上其壇下伊耆氏之位宜除之禮部復言禘祭四壇皆設神農后稷同日祭享頗爲重複太常寺以謂蜡祭本以神農爲主后稷從祭四郊今設壇自當每方各祭同日不爲重複從之

曾鞏本朝正要策云傳士和峴言蜡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蜡祭之名蜡臘之別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爲臘臘接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盡虔魏晉同之唐以土王正觀之際尚用前寅蜡八神卯日祭社辰日爲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蜡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徽宗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上五禮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

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后稷氏配位以北爲上南北壇設神農氏位以后稷氏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畯蒼龍朱鳥麒麟白虎元武五水庸五坊五於菟五鱗五羽五介五毛郵表畷五羸五猫五昆蟲從祀方依其分設若中方岳鎮以下設於南方蜡壇酉堦之西中方嶽鎮以下設於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耆設於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於辰星

高祖紹興十九年臣僚言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釋者謂蜡祭也所以報一歲之成功求嗣歲之福也今已行臘享而報農之祀或闕請並行蜡祭

有司檢會以臘前一日蜡祭東西方百神禮料一視感生帝內從祀視釋奠文宣王從祀蜡祭南北方百神一視鎮嶽海瀆內從祀一視釋奠武成王從祀

孝宗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瀹請於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從之東方以日爲主西方以月爲主各配以神農后稷南北方皆以神農爲主配以后稷若三星五帝二十八宿十二辰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羽毛鱗介猫虎昆蟲各隨其方分爲從祀

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五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郊社考 五祀

中央土其祀中霤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為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導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肝肺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它如祀戶之禮○藏才浪反○疏曰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是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祭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闇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也是名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故也云古者復穴是以名室之中為中霤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宮室之時也復穴者謂寇居也古者寇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穴其穴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詩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吏蔚云復謂地上累土為之穴則穿地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問后上氏之祭朱子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

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雷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地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為土室共當中處上則天不可祭而土地在民亦可祭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為雷存古之舊亦不忘本雖曰上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天子所謂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

春祀戶祭先脾 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為陽中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及制脾及腎為俎真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禮皆三祭皆三祭肉祭肺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直文炎反又如字後放此○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者戶在內從外向內之出入戶則有神又曰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脾為尊者以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脾既之時脾最尊故先祭之脾為尊也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在前而肺也心也肝也脾也俱在南下肺也心也肝也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最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卻而當心故中央土心從心稍卻而當脾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則不然矣故異義云今文尚書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土五藏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土王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肝也心也脾也肺也腎也俱在南下肺也心也肝也脾也俱在南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

馬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瘳也昔反其術不死為劇如醇此言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尚書之說不同許慎之義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霤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設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雖廟堂之奧皆設席於廟門之奧雖廟室廟堂廟門祀行皆在廟門之外先故云凡祭五祀於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總在宮中此特牲謂牲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王亥冤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祀之禮設主於戶內西者先設席于奧乃更設席於廟戶西夾北向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于奧乃更設席於廟戶西夾北向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戶西位上使主北面云乃制脾及腎為俎真于主北北面真於主之後以割制脾之與腎為俎真于主北主既北面真於主前云又設盛於俎西者盛謂黍稷也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禮皆三者當時惟始設主未有祭俎中脾腎之肉祭薦之禮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醴亦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祭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脾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肉祭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奧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筵豆及黍稷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畧如祭宗廟之儀祭尸所以先設席於奧乃設饌筵迎尸皆

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祭畢主者皆就其處也

祭先肺 夏熱氣盛熱於外祀之先肺者陽之於竈從類也祀之東祀竈之為學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暴俎設饌于奠前迎尸如祀戶之禮○陘音刑○疏曰尸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皆寤文云先席於門之奧以祀戶在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外之東者稷少牢及特牲禮中雷禮文云先席於門之奧以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人東面也竈陘謂竈邊承其義云東面設主於竈陘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陘謂竈邊承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者制謂截類俱置俎上奠於主之西北俎於主也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以主也云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上祀戶者一亦為肉祭三也此禮實心肝各一亦為肉祭三也此禮實祭徹之更陳暴俎設饌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暴俎設饌於奠前唯特牲少牢暴當陳於奠之筵前唯特牲少牢暴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面執俎者以俎就暴載肉入設於筵前在祭黍稷無稷也此配竈者是老

秋祀門祭先肝 秋陰氣出神篇先火陰中於藏直肝者以陰陰之中故云秋為陰中之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之陽中故正月二三月為陽中故正月云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為陰中之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陽中也今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為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上故云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終反由隔於土由此肝之上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為藏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為藏外右樞北面以在門之中也云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右樞北面以在主南故得主南嚮而北面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北面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設盛於俎東者皆約中霤禮文也其他皆如祭竈之禮者冬祀之屬也祀之先祭肺肝各一及祭醴三并設席於奧迎尸之類也祀之先祭肺肝各一及祭醴三并設席於奧迎尸之類也并設席於戶內祭肺心肝之間行從降除之於行從降除之於水泥之於行在下腎為尊也行在廟門外之於亦在下腎為尊也行在廟門外之

行祭先腎 冬陰盛寒於水泥之於行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載壙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載上乃制腎及脾為奠於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疏曰按鄭注曉禮云禮畢乘車轢而遂行唯車迹一輪轢耳所以然者以兩輪俱轢云北面設主載上者以主頂南嚮故知不兩輪相去八尺今載唯廣五尺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駕云蓋以菩芻棘柏為神主也○月令○大雅生民詩取羝以載羝牡羊載祭行道之神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見因祭條○聘禮賓釋幣于行及出祖釋載歸釋幣于門見因祭條

門用瓢齋 崇音詫瓢婢遙反齋音齊○謂崇鄰所經門國門也杜子春讀齋為案瓢謂瓠蠡也案盛也玄謂齋讀為

外分不以大小分也。三獻文。三獻爛。蘇奴康反。注疏並見社稷禮祭禁條。疾病乃行禱于五祀見內祭疾而禱條。儀禮。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朱子曰神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盈天地之間皆神若說五祀無神則是有有神處有無神處却是甚麼道理。又曰五祀行是道路之神門是門神戶是戶神與中雷竈凡五古時聖人為之祭祀亦必有其神如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有這神不是聖人若有若亡見得一半便是佞也。又問五祀祭行之義先生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陛之下取兩條路五祀難分四時祭然出則禡祭行又出門有一祭作兩小山于門與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程子曰五祀恐非先王之典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宁廁也其功幾何

白虎通曰五祀者謂門戶井竈中雷也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五祀所以歲一徧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冬祭井井者水之

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齊力今反或郎過反抵音帝。疏曰鄭知營謂營欲見祭神非一取營辭而祭之義也鄭司農云。欲見天子。司門凡歲時之門受其餘鄭司農云。春官。祭七祀有國門者禮記云天子之四時祭門非一故云凡以總之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為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年。冬臘謂以田功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地宮。孟冬臘五祀獵所得禽祭也。疏曰臘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五祀也其臘則黃衣黃冠又曰臘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仲冬大閱之獵得禽獸以為乾豆至臘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獵得禽獸以為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云五祀門戶中雷竈行者月令殷禮言若周則七祀。詳見百神蜡降。天子諸矣大夫

五祀則希冕春官司服。注見。以血祭祭五祀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勾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春官大宗伯揚氏曰先鄭以五祀為五色之帝後鄭以經云血祭祭社稷五祀五獻之上故也抑不思社稷五祀皆在五獻之上故序在社稷五祀之後此以內獄在外故序在內故繹序並言之五

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
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旺也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
夫以羊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
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
陳氏禮書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
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
帝篇則以五祀為重說脩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
為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
為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
之說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
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
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
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

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
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傳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
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
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
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
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
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
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
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
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
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
行神亦特輟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
禮五祀之牲羊牲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

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為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立為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疏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曰中霤者主堂室神曰國門者謂城門也曰國行者謂行神在國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為立七祀者前是為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及為羣姓禱祀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一神為是別更立七祀也諸侯為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竈二祀故為立五祀也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為厲故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霤故為三祀也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按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為之故云厲山所以為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為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其鬼為厲故云謬也。祭法。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注曰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疏曰祭五祀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云此蓋殷時制也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等差故疑殷時制也按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

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又疏曰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為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王立七祀故知周禮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

朱子語錄問五祀皆有尸竈則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攷者但如墓祭則以冢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必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必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

黃氏曰祭法七祀宗伯五祀司命泰厲非地類血祭者唯五耳月令四時祀戶竈門行中霤是也

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一祀竈二祀門三祀井四祀中霤五祀歲一徧有司行事禮頗輕於社稷祀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牛門以犬井以豕

岳氏曰古有七祀於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於依附

時民家皆秋祠厲蓋

按月令五祀祭法至漢則其制已廢帝時李少君言祠為黃金黃金成以仙可見於是天子秦中秦中者二世王無後者其鬼無同然其所以立祠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大後漢建武初有五祀有司為厲

淫祠殆無足怪禮記祭法鄭氏注漢此祀又達於民也於古加嚴矣王為羣姓立七祀皆典祀之正者也而郊祀志所載不經淫祀甚衆然武竈則可致物物謂鬼物致物則丹砂可化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始親祠竈又高帝時南山巫祠南山皇帝也與注疏所言泰厲者謂古帝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之意略之意則皆淫諂非禮之正也

酺五日祠門戶比臘

掌之人家祀山神門戶山即厲也鬼有所歸乃不

魏武王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
晉武帝時傅玄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正室祭
一戶井竈及中霤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無聞唯司命配
享于南郊壇
隋制其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霤
則以季夏祀黃郊日夏季土德王　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
少牢
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祭中霤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
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
通典說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五祀者為其有居處出入
飲食之用祭之所以報德也歷代同或五或七周禮天子
祭七諸侯祭五降殺之差也殷天子諸侯大夫皆五鄭注
云殷禮者以祭法差降殊異故言之鄭又云竈祀老婦人

古之始炊者也以此推之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焉馬融
以七祀中之五門戶竈行中霤即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
者勾芒食於木祝融食於火該食於金脩及玄冥食於水
勾龍食於土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官之祭
也許慎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非
老婦也鄭玄云為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
於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竞司馬上公也今
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
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
次焉得為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
若祭之竈陘豈得為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
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
文仲燔柴竈夫子譏之云盛於盆尊於瓶若是祝融之神

豈可以盆瓶之器置於陘而祭之乎鄭冲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譴過小神矣袁准正論者以為五行之官祭於門戶行竈中霤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且社奚為於人家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其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為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戶井竈中霤凡五祀焉按漢諸儒戴聖間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間廢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高堂生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設以井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傅玄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闕於情則不類謂之井者近日是也又按白虎通曰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徂也徂即行之義也

開元禮祭七祀儀各因時享祭之唯中霤季夏別祭祫禘之日徧祭之如臘享

祭日未明一刻太廟令率其屬入布神席於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向以北為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太廟令與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如常其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初太祝以下入祝史與執罇罍篚者次入就遂於堂上設饌訖太官丞引饌入祝史迎引於座首各設於神座前於光祿卿將升獻贊引引獻官詣罍盥洗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贊引引獻官進西面跪奠於司命神座少退西

向立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告于司命三陽照物四序惟始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司命尚饗戶云時惟歲首升陽贊滯竈云時惟夏始盛陽作統門云時惟孟秋升陰紀物厲云時屬實沉氣序清肅行云時惟冬首盛陰作紀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祝史進奠板於神座還罇所其七祝板祝史一人讀之獻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詣酒罇所酌獻戶如上儀訖贊引引還本位於堂上徹豆祝史進徹豆還罇所。臘享祭七祀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告于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今時和年豐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尚享獻官唯獻司命餘座齋郎助奠餘如上儀

祭中霤儀

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太廟之庭前祭三日請祭官散齋三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所如別儀前一日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丞具特牲之饌未明一刻太常令帥其屬入布神座於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向席以莞神座于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又於酒樽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也奉禮設太廟令位於神座東南執事者位於其後俱北向西上設門外位皆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向以西為上質明諸行事之官各服其服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太官丞監實籩豆簠簋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先入詣神座前西向再拜訖各就位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入就位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饌所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引於座首設於神座

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太祝還樽所賛引引太廟令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樽所執罇者舉冪太廟令酌酒賛引引太廟令進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西向立太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中霤賴茲保養甿庶以安式荷神功祇率常禮爰以特牲時藏薌合薌箕嘉蔬嘉薦醴酒明祝于神尚饗訖興太廟令再拜太祝進奠板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進太廟令之左北面立太廟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罇所太廟令俛伏興再拜賛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樽所太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賛引賛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賛引進太廟令之左白禮畢遂引太廟令以下出其祝板燔於齋所

按古者雖有五祀七祀而不言其所祭之地然以七者

觀之獨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而若中霤若門若戶若行若竈則所祭之神即其地也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則曰國門國行大夫士則曰門曰行而已竊謂有國者祀此二神則當於國門祭之而大夫以下則當在其家之門首至若中霤戶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於其地義或然也而隋唐乃祀之於太廟以時享祖宗之時并祭之盖本鄭康成之說然康成注禮記月令其祀戶條下則言凡祭五祀於廟注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條下則言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而正義則謂於廟者殷禮於宮者周禮盖康成解經於制度之不脗合處則以為或殷禮或周禮今鄭注自為異同而正義所以釋之者亦復如是皆臆說也然二說之中宮中之義為優盖此五祀者皆人生日用起居之所係故當

即宮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
神於其地如門中靈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并祀於其地
猶云可也至於若司命若竈若行則於廟何關又王之
所祀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蓋非我族類也今即太廟
之中為位而祭之得毋有相奪享之患乎

宋制七祀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雷秋祀門及厲冬
祀行為小祀用羊一豕一不行飲福

神宗熙寧八年詔置太廟司命戶竈中雷門厲行七祀板位
元豐三年太常禮院請禘祫饗徧祭七祀詔從之
四年詳定郊廟奉祀言按禮記祭法曰王自為立七祀曰司命
曰中雷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孟春其祀戶祭先脾孟夏其
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雷祭先心孟秋其祀門祭先肝孟
冬其祀行祭先腎又傳曰泰祠司命秋祠厲此所祀之位所祀

之時所用之俎也又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羣小祀則緼元
冕注謂羣小祀宮中七祀之屬又禮記曰一獻熟注謂宮中羣
小神七祀之等又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所祀
之服所獻之禮所攝之官也近世因禘祫則徧祭七祀其四時
則隨時享分祭攝事以卿行禮而服七旒之冕分太廟牲以為
俎一獻而不薦熟皆非禮制請立春祭戶於室戶外之西祭
司命於廟門之西制脾於俎立夏祭竈於廟門之東制肺於俎
季夏土王日祭中雷於廟庭之中制心於俎立秋祭門及厲於
廟門外之西制肝於俎立冬祭行於廟門外之西制腎於俎皆
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祭有司攝事以太廟令攝禮官服必元
冕獻必薦熟親祠及臘享即依舊禮徧祭從之

政和時議禮局上五禮新儀太廟七祀四時分祭如元豐儀臘
享祫享則徧祭設位於殿下橫街之北道東西向北上

文獻通考卷之八十六終

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七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郊社考 籍田祭先農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千畝於南郊藉借也借人力以理之勸天下使務農也謂之帝藉天子藉田千畝於南郊諸侯百畝謂藉於東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推公發也諸侯三公冕而青紘躬秉耒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既耕而燕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古人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孽之祥必生而獻之者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供祭祀也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其屬庶人也耨鋤也王藉謂王者藉田千畝帥公卿以下親耕之處也甸師帥庶人終耕之入其收於王以供粢盛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自厲王時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

虢文公諫曰虢仲之後為王卿士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故稷為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音脉視也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丁佐反○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于天廟底音旨○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脉發脉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去聲○先先立春日也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告古毒反○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蒸升也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瀉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以太史之言告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蓋主耕耨王之藉田者司空除壇于藉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農器也先

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太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曰融風王即齋宮齋側皆反所齊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溉也饗飲醴也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期耕日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齊鬯共音恭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掌共酒醴者王祼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從去聲膳夫農正陳藉禮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主敷陳藉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撥撥鉢伐二音○一撥一耜之撥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撥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省息耕反畢膳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夫下夫也膳宰膳夫也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千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今天子欲修先王

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

王弗聽國語周語

漢文帝制曰農天下之本遂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舊儀春始東耕于藉田官祠先農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先農神農也五經要義云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粢盛

景帝詔曰朕親耕為天下先

昭帝幼即位耕於鉤盾弄田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為戲弄

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巡耕于下邳

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於懷縣具藉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及耕於乙地畫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皆勸人始耕

魏氏天子親耕藉田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

晉武帝大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藉田于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藉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為比千畝帝御木輅以耕太牢祀先農自惠帝後禮廢矣

東晉元帝將修耕藉事竟不行時朝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曰漢儀無躬祭之文然王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為無親祭之義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時史學生山謙之以科鳩集其儀因已奏聞詔言斟酌衆條造定圖注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間阡陌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

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穜稑之
種付藉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如帝社儀孟春上
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二蓋草駕蒼駟建青旂著通天冠青幘青
衮佩蒼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
章服駕出如郊廟儀至藉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
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羣
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
九反藉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禮畢乃班下州縣悉備其
禮焉

齊武帝永平中耕藉田用丁亥時有司奏正月丁亥可祀先農比來並用立春後亥三儉以為亥日藉田經記無文助教周山文議曰蔡邕月令革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拔也有事于天用日有事于地用辰何終之云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鄭以不必丁亥今但有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得丁則用巳亥辛亥苟有亥焉可也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無耕藉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且亥既水辰舍育為主播厥取吉其在茲乎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從五輅

梁初依宋齊禮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以啓蟄而耕時在二月內尚書云以殷仲春藉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沐浴裸饗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禮云親載耒耜措于參保介之御間則置所乘輅上普通二年又移藉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觀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反

後魏太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藉田祭先用羊一

北齊藉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大麥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為大營於外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為壇行禮播殖九穀

納于神倉以擬粢盛秸藁以餉犧牲

唐制皇帝孟春吉亥饗先農於東郊親耕於藉田

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藉于千畝之甸

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帝曰禮緣人情何常之有虞書之平秩東作則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載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

高宗永徽三年正月親享先農躬御耒耜率公卿耕於千畝之甸

乾封二年正月行藉田之禮躬秉耒耜而九推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終千畝耳

初將耕藉田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

儀鳳二年親耕藉田於東郊

景雲三年親耕藉田

武太后改藉田壇為先農壇神龍初復改先農壇為帝社壇詳見社稷門

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親祀先農禮畢降至耕位侍中執耒太僕執轡上謂左右曰帝籍之禮古則三推朕今九推庶九穀之報也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壠乃止耕畢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其年十一月親祀神農於東郊以后稷配親耕耒耜而九推焉

憲宗元和五年上將行藉田之禮詔有司詳定儀注太常言藉田禮廢已五十餘年有司案牘無可檢尋今據禮經及開元乾

元故事并徵前代沿革參詳定勑付所司未及施用而罷

唐開元禮皇帝吉亥享先農儀附攝事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一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餘同上辛儀

陳設

前享三日陳設如圓丘儀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縣樂如圓丘儀唯縣樂樹路鼓為瘞埳於壇壬地外壝之內為異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如圓丘儀唯設望瘞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埳西南東面南上為異攝事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前享二日衛尉設享官公卿以下次於外壝東門外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太樂令設宮縣前享一日奉禮郎設享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如式又設奉禮位於樂縣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北向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埳東面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太樂令於北縣間享官門外位皆於東壝外道南如式又設御耕藉位於外壝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設從耕位三公諸王諸尚書諸卿位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各依推數為列其公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於耕者之東重行西向俱北上介公酅公位於御位西南東向以北為上尚舍設御耒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卿位於御耒席東少南向西面廩犧令於司農卿之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面御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各令藉田農人執之攝事無設耕藉位以下至此儀設酒罇之位於壇上神農氏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東南隅北向后稷氏犧罇二象罇一山罍二在神農酒罇之東俱北向西上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於東陛之南俱北向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設幣篚於壇上各於罇坫之所晡後郊社令帥齋郎以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陛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溉

外位司空行掃除及從享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並如圓丘儀
攝事自未明三刻至此與正儀也 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板奏外辦請中嚴乘黃令進耕根車於宮南門外迴車南向
君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 未明一刻侍中板奏外辦質明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璽陪從如式 皇帝升車訖乘黃令進耒太僕受載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還侍位鑾駕動之大次並如圓丘儀郊社令以祝板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如圓丘儀初皇帝降車訖乘黃令受耒耜授廩犧令而橫執之於左其耜之耒後其耜 凡執耒耜皆橫之授則先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其奏辦出次太常卿請行事並如圓丘儀 攝事衆官拜訖謁者白太祝以角音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 自後接神皆奏姑洗作文武舞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

此導引者每曲一返 贊引引御史詣廨省饌具 先廨卿已下每事訖各還鐏所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農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后稷氏神座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鑾駕出宮

乘耕根車於太極殿前餘同圓丘儀

饗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及從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帥其屬入實鐏罍及幣 罍實以醴齊山罍實以盎齊著實以清酒皆加勺冪 於上尊幣 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邊豆簠簋等入設於饌幔內 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其御史及禮官等入拜拜掃除及就位如圓丘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就門

及奠玉幣奏樂之節並如圓丘儀攝事謁者引太尉升奠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神農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又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面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板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配座升自東陛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座前太祝進立於罇所皇帝既升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神農之俎皇帝既至板位樂止攝事無太常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神農氏之饌升自南陛配座之饌升自東陛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簋簠既奠却其蓋於此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攝事謁者引太尉詣罍洗樂作其盥洗及樂及齋郎奉俎並如圓丘之儀太常卿引皇帝詣神農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帝神農氏獻春伊始東作方興率由典則恭事千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備常祀陳其明薦以后稷氏配神作主尚享訖興皇帝再拜攝事太尉再拜下倣此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板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罇所酌獻樂作並如神農氏唯皇帝東向立為異太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

昭告于后稷氏土膏脉起爰修耕藉用薦常事于帝神農氏惟神功協稼穡寔允昭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板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攝事太祝酌罍福酒）其飲福受胙樂舞等並如圓丘儀（攝事亦同圓丘攝事）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罍洗（攝事謁者引太常卿為亞獻）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神農氏象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稷氏象罇所取爵於玷執爵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后稷氏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進太尉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于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罍洗盥手帨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降復位武舞止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奏請就望瘞位奉禮帥贊者就瘞埳西南位太常卿引皇帝太樂之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各由其陛降壇詣埳以幣置於埳太常卿前奏禮畢請就耕藉位（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禮畢享官執事再拜出如圓丘攝事）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耕藉位南向立樂止白禮畢奉禮帥贊者還本位（攝事無詣耕藉位）

耕藉

皇帝將詣望瘞位謁者引三公及應從耕侍耕者各就耕位司農先就位諸執耒者皆就位皇帝初詣耕位廩犧令進詣御耒席南北面跪伏搢笏解耒韜出執耒起少退北面立司農卿受耒以授侍中侍中奉耒進皇帝受以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於司農司農反於廩犧令訖還本位廩犧令復耒於韜執耒起復位立皇帝初耕執耒者以耒耜各授侍耕者皇帝耕訖三公諸王五推尚書卿九推訖執耒者前受耒耜退復位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入自南門還大次樂作皇帝出自內壝東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授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大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常卿帥其屬以次耕於千畝其祝板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圓丘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設會於太極殿如元會之儀（唯不賀不上壽為異）

藉田東郊儀

皇帝夾侍二人正衣二（右令以祝先農壇上行事夾侍正衣充）中書門下先奏侍中一人（奉耒耜進耕畢復受奏禮畢）中書令一人（侍從禮部尚書一人侍從官已下並合便取祀先農壇上行事官充）司農卿一人（授耒耜於侍中侍耕）右衛將軍一人（已上並侍衛）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行五推禮（舊例宰臣攝行事）九卿九人行九推禮（舊例差左右僕射六尚書御史大夫攝行事）諸侯三人行九推禮（差正員三品官及嗣王攝行事）禮儀使一人（贊導耕藉禮）太常卿一人（贊導耕藉禮已上官便合取祀先農壇已上行事官充）右禮司狀上中書門下請奏差如本官不足差六品以下官充並服袴褶

御耒耜二具併韜（並以青色內一具副准乾元故事合依農人所執者制造不合雕飾事畢日收）藉耒

耜一丈席二領

先農壇高五尺方五尺四出陛其色青祀前二十日修畢三公九卿諸侯耒耜一十五具御耒耜牛四頭內二頭副并牛衣每隨牛一人並絳衣介幘須明閑農務者行事禮司專差人贊導高品中官二人執侍耒耜並衣袴褶太常帥其屬庶人量用二十八人以備禮郊社令一人檢校太常少卿一人帥庶人赴耕所太常博士六人分贊導耕禮如本司官不足准舊例本司具名上中書門下請差攝行事司農少卿一人檢校庶人終千畝廩犧令二人一人奉耒耜授司農卿係差五品六品清資官攝充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頭內十頭副每頭隨牛人一人須明閑農耕者差庶人耒耜二十具畚二具鍤二具以木為刃府司差一人專知管藉田縣令一人具朝服當耕藉田時立於田畔候耕畢去畿甸諸縣令准舊例集先期到城藉田日服常服赴耕所陪位而立耆老量定二十人並常服藉田日於庶人耕藉田位之南陪位

宋太宗皇帝雍熙四年九月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東郊行藉田之禮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無致煩勞務遵典故

太常禮院言藉田舊不置五使今請依南郊以宰臣親王三品官為五使仍命蘇易簡等詳定儀注

詳定所言方位請依唐例在東郊北齊藉田千畝各頃別種穀一色一頃作祠壇今聖朝郊宮制度廣大請設於千畝之外壇高九尺周圍四十步飾以青歷代壇去京城遠近各異今請於朝陽門七里之外十五里之內擇地為壇又通禮不載告廟祭十里內神祠及禮畢稱賀之儀今緣國家盛禮望遣大臣前二日告昊天上帝太廟俟禮畢文武百僚設行宮稱賀鹵簿使言諸司儀仗法物車輅請准南郊例排並從之

詳定所言按通禮儀注皇帝親載耒耜於車右隋書禮儀志齊代藉田令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之後以為禮輕遂以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又舊禮魏晉耕藉乘木輅今准通禮皇帝乘耕根車欲請以象輅載耒耜列於

仗內御前在皮軒車後殿中省香燈之前所以明示重耕藉
之禮從之

禮儀使言按通典宋齊之制於先農壇東別立觀耕臺帝親
耕禮畢登此臺以觀公卿推耕其臺不載制度緣皇帝被衮
冕執圭宜便陟降請築臺高五尺周圍四十步四出陛飾以
青又通禮亦不載御樓賜赦按唐開元二十三年藉田禮畢
還宮大赦今取進止從之仍候禮成肆赦

詳定所言按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親耕藉田千畝中開阡
陌設御耕位在先農壇東北唐禮不開阡陌設御耕位於先
農壇南十步詳此即當時壇前不設樂懸則御耕位歷代不
同今既備樂懸二舞俱在壇前請定御耕位在壝門東南又
先農壇設二壝今緣儀衛廣大所有外壝請於大次及御耕
位觀耕臺樂懸之外又隋書藉田令率其屬耕千畝以青箱

種稚之種跪呈司農詰耕所灑之訖司農省功奏事畢唐朝
不行此禮詔備置又隋以青箱奉種稚之種唐廢其禮青箱
舊無其制請用竹木為之而無蓋兩頭設臺攢飾以青色中
分九隔隔設一種覆以青帊種稚即早晚之種不定穀名今
請用黍稷秫稻粱大豆小豆大麥小麥陳於箱內從之詳定
所言舊禮有庶人終畝之說即不載庶人耕位所在今請於
諸侯耕位之南退近東十步西向以成終畝之禮又按典禮
先農用犢一近制中祠以羊豕代望權用犢以純色充進胙
如郊祀禮料禮器視大祠皇帝親祠后稷冊學士院撰文並從之
受誓戒神農后稷冊學士院撰文並從之

又言准詔定乘耕根車而車元無副上下大小與金玉輅等
緣天子所乘皆有副今請改乘玉輅以耕根車改載御耒耜
玉輅駕士六十四人耕根車止四十人亦請添同玉輅舊禮

勞酒在車駕還宮之日設會於大殿今請依郊祀擇日大宴
從之
學士院上東郊青城殿門名前殿曰兩儀後殿曰延慶大殿
門曰龍德左掖門曰光天右掖門曰麗天東門曰鳳陽西門
曰安福南門曰祈年北門曰玄英大殿東西廊門曰日華月
華後園五花亭曰會芳御握後門曰福慶詔付有司
端拱元年正月十五日帝齋於乾元殿翌日鑾駕出宮備大駕
鹵簿於丹鳳門外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乘玉輅赴東郊行
宮齋宿十七日未明三刻帝服衮冕執鎮圭親饗神農氏於壇
上以后稷氏配禮畢次詣耕藉位行三推禮有司板奏禮畢帝
顧謂侍臣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豈止於三推為限乎
遂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又御觀耕臺南向坐觀公王耕耕
訖侍中奏禮畢解嚴還行宮百官稱賀帝改御大輦服通天冠
絳紗袍鼓吹振作而還御乾元門肆赦改元文武遞進官有差
眞宗景德四年都官員外郎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伏覩來年
春季畫日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月上辛祀昊天上帝者按春秋
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禮記月令云天子乃以元日祈穀
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藉先儒皆云元日謂上辛
郊天也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藉也又六典及禮閣新
儀亦皆先言上辛祀昊天後言吉亥享先農伏望改用來年正
月上辛後亥日享先農即為著令用符禮文詔太常寺崇文院
檢討官參議判寺李宗諤等言唐制正月上辛祈穀孟春亥日
享先農不明載祈穀享先農前後按禮記月令正月中氣天子
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
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注云穀謂上辛祀昊天上帝藉田謂郊
後亥日享先農於東郊而耕藉田又按宋書後魏書所載並上

辛後亥日祀先農伏請下有司自今享先農並用上辛後亥日
從之
仁宗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帝親耕籍田禮儀准端拱之制微
有增損
詔籍田青城及壇壝所占或先有民家塋冢府縣不得因茲
夷剗宜權用箔曲遮蔽以便行禮
廣文館開封府貢舉人等上書以國家躬訓農事難逢之會
乞陪序於壇次以觀盛典從之令陪位于文官九品之下
大禮使言籍田禮希曠已久比聞修舉內外翹屬況親屈萬
乘勸農力本伏請下有司令遍諭密近村聚候御耕日特許
父老鄉民觀望盛禮勿令呵止從之
神宗元豐二年詔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為籍田置令一員從
先農壇於其中神倉於東南取卒之知田事者為籍田兵
先是詳定郊廟奉禮文所言國語王耕一撥庶人終于千畝
廩于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帝籍神倉今久廢不設
凡祭祀之所用皆索諸市非所以致潔誠也欲乞於京城東
南度田千畝置籍田令一員仍徙先農壇於其中立神倉于
東南以郊社令辛公佑兼籍田令公佑請因舊籞麥殿規地
為田取卒之知田事者疑為籍田兵給其役五穀之外並植
果蔬冬則藏氷凡一歲祠祭之用取具焉先薦獻而後進御
有餘則貨錢以給雜費輸其餘于內藏庫著為令
權管幹籍田王存等言請以南郊籞麥殿前地及玉津園東
南菱地八伯四十餘畝并民田共千一百畝充籍田外以百
畝建先農壇兆開阡陌溝洫建神倉齋宮并耕作人牛廬舍
之類繪圖進呈從之
哲宗紹聖四年權禮部侍郎范鎜等言每遇臨幸籍田常遣官

祭告先農壇其藉田刈稼皆以為粢盛之實車駕臨幸則取新薦獻當在所先即刈麥乞以所進麥付所司變造禮食於臨幸次日薦之太廟然後進供頒賜並如故事秋觀刈禾亦如之及乞觀麥禮畢車駕移幸稻池緑殿以觀插稻詔可

將作監言增修鑾麥殿成詔以思文為名

徽宗政和元年臣寀言乞講明耕藉之禮議禮局條具八事一罷命五使攝事帝止行耕藉之禮一罷命五使及稱賀肆赦之類一乞孟春之月親耕下太史局擇日不必專用吉亥一耕藉所乘改用耕根車罷乘玉輅一乞躬耕之服止用通天冠絳紗袍百官並服朝服一倣雍熙儀注九卿以左右僕射六尚書御史大夫攝諸侯以正員三品官及上將軍攝一倣雍熙儀注設庶人耕位於諸侯耕位之南以成終畝之禮一倣雍熙明道儀備青箱以設九穀如隋之制其詳並見政和五

高宗紹興二年四月上謂輔臣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朕於後圃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

七年太常博士黃積厚言孟春吉亥日享先農望下有司條畫行之以酒脯一獻之禮儀祝風師

十四年十一月詔以嗣歲之春祗祓青壇親載耒耜躬三推之禮

命臨安府守臣度城南之田得五百七十畝有奇迺建思文殿觀耕臺神倉及表親耕之田又詔毋建殿宇設幕殿席屋如南郊事畢撤去庶不擾民

太常永王湛謂新儀帝乘耕根車左輔奉未耜載以象輅列於仗內政和八年左輔奉未耜于玉輅耕藉使衛以儀仗二

于人先詣壇所王之五輅最貴耕根一名芒車所謂農輅之後時以為禮輕更用侍中載於象輅真宗明道二年二月帝乘玉輅適耕所司農卿以耕根車載未耜前玉輅以行今政和儀帝御耕根而未耜乃載於玉輅輕重失序請乘玉輅而以耕根載未又謂端拱明道之禮備矣政和中徽宗正之故新儀最為簡要宜遵而行

權工部侍郎錢時敏奏耕藉使所乘車禮官謂象車以象飾諸末諸班輪八鑾左衡左建旂右載闔戟駕馬四飾以鞶纓輪衣絡帶皆繡以鑾車高丈有五尺廣丈請下有司製之甲子禮官請前三日司農以青箱奉九穀種稚之種進內前二日皇太后率六宮獻之于帝次日授司農以待耕事九穀種以竹木箱為之無蓋飾以青色覆以青帊三公三少宰臣親

王使相五推執政臣二省臺諫九推庶人終畝又請少府製御耒耜二及鞭皆飾以青（羅夾衣蓋褾）從耕官每耒耜用牛二頭耒耜三十牛六十庶人四十人並青衣耒耜四十牛八十鍾十春二十各命有司具之時敏又謂象車小樣庫請加高二尺為丈有七尺茵褥用紫閏十一月癸酉兵部謂仗十二千以太常鼓吹黃摩仗足之前期閱習前一日宿仗於皇城南門外質明衛耒耜先往禮官請用其半又請耕藉使用本品鹵簿王公六百八十有八人請用其半禮官請親耕日命有司享先農已已詔討論象車合製與否禮官乃謂新儀象輅載耒耜宣和耕藉使乘象車參考端拱親耕以耕根車載耒耜而使不乘車請用端拱禮耕藉使朝服騎護耒耜行于仗內仗七千人質明先往壇所以候車駕罷象輅不製唯製耕根車從之

十五年正月壬辰上享先農遂耕藉三推畢宰臣秦檜請以耒耜授有司上不許曰力本務農出於誠心至九推三請乃止

饗先農親耕藉田儀注

前期設御座於藉田思文殿之中南向東西閣於殿後之左右御幄於觀耕壇上南向大次於殿上南向小次二一於先農壇午階下稍東西向一於觀耕壇酉階下稍北南向羣臣次於門之內外設饌幔樂舞前一日設帝神農氏位於壇之北方南向后稷氏位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帝位板於壇下小次前西向飲福位於壇上稍西北向望瘞位於子階之西北向羣臣位各以其方尊罍俎豆皆如大祀司農設御耒耜於南門外幕屋之內御耕板位於耕藉所南向侍耕位在於東西階北上從耕三公位在東南九卿諸侯位在其南皆西向北上庶人位在其南少東十步外耆老陪耕位又在其南皆西向御耒席於三公之北稍西南向太僕設御耕牛於御耕位之西稍北太常設登歌於觀耕壇上宮架於庶人耕位之南俱北向耕藉使位於御耕位之東南向侍中在其南西向司農卿二一位於侍中之後一在其南藉田令二在司農卿之南少退皆西向北上奉青箱官位其後司農少卿位二於庶人位之前太社令位司農之西少退皆西北向太僕卿位於御耕牛之東稍前南向畿內邑令位於庶人位之東西向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執畚鍤者之前西向司農設從耕耒耜及牛各於其位之前兵部陳仗士及耕根車於皇城南門之外遂省牲省饌割烹祀之日質明侍中奉御耒耜載于耕根車耕藉使騎從至藉田門外侍中以耒耜授藉田令橫執之置於耕所之席而守之帝履袍輦出宮南門至思文殿降輦入後閤羣臣入就位帝服袞冕至內壝門外執大圭入自正門宮架隆安之樂作至午階板位西南立宮

架作靜安之樂儲靈錫慶之舞三成帝再拜羣臣皆再拜凡帝拜羣臣皆拜宮架樂作帝搢大圭沃盥執圭升壇耕藉使從宮架樂作升自午階登歌嘉安之樂作帝搢大圭執鎮圭進帝神農氏位前北向立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興搢圭跪奠幣執圭興次進后稷氏位前亦如之帝還板位登歌樂作降階宮架樂作至板位西南立祀史奠毛血槃禮部尚書執籩豆簠簋兵工部尚書奉俎以入宮架豐安之樂作皆奉以升北面跪奠之宮架樂作帝搢大圭沃盥洗爵執圭升宮架樂作至壇上登歌禧安進帝神農氏位前北面立搢大圭跪執爵三祭酒于地執圭興祝東向跪讀祝祠帝再拜次進后稷氏位前酌獻亦如之帝還板位登歌樂作降階宮架樂作至板位西面立還小次釋大圭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亞獻盥洗爵升進帝神農氏尊所西面立宮架作正安之樂嚴恭將事之舞既實爵進神位前跪祭酒奠爵再拜次獻后稷氏亦如之降復位終獻亦如之宮架樂作帝執大圭升登歌禧安至飲福位北面立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奉爵西面立帝再拜殿中監跪進爵帝搢大圭跪受之三祭于地啐酒奠爵兵部尚書西向跪進胙俎帝受俎奠之太祝東向跪進黍豆帝受豆奠之殿中監跪再進酒帝遂飲卒爵奠之執大圭再拜還板位登歌樂作降階宮架樂作徹籩豆徹俎登歌歆安遂賜胙羣臣皆再拜送神宮架作靜安之樂一成帝至望瘞北面立宮架樂作乃瘞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內壝門外釋大圭羣臣各俟于次侍耕從耕及執事者皆朝服以次入就位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輦至思文殿降自西階宮架樂作至小次降輦至耕藉位南面立藉田令進御耒席南北面觧韜出耒東向立授司農卿司農以授侍中進之帝受耒耜宮架樂作三推禮畢侍中受耒耜復轉以次授之藉田令復于韜

帝初耕諸執耒耜者各受從耕者帝升觀耕壇宮架樂作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御座南向從藉三公三少宰臣親王使相皆執耒耜宮架樂作行五推之禮退復位執政從臣貳省諫憲次執耒耜宮架樂作九推復位司農少卿帥庶人以次耕于千畝耕畢乃退耕藉使升自卯階進御幄前稍東西面立陪耕者老進壇下北面再拜樞臣前北面承制退至午階之東西面立宣制而退都承旨承制西面宣勞者老者老再拜皆退復位帝降座登歌樂作至壇下升輦宮架樂作至思文殿後閤侍耕從耕者皆退司農卿奉種種之種至耕所播之少卿帥太社令斛終千畝卿省功畢至殿下北面奏訖皆退帝還宮

三十一年八月詔權罷藉田司免其官吏胥徒太常少卿王普請以印歸禮部存卒八人以守壇壝及凡種植之物農三人以給種植供禮料藉田司初募兵卒三十一人存者二十三人今甲頭十人以農民充免其科役今量

人存三典吏以寺吏兼之

孝宗乾道四年十一月太常少卿王淪謂藉田以供粢盛蔬果自廢此司寺官兼掌之舊有農十人今僅存其三而是時王普請益粢盛禮物三倍於故歲請量三人

光宗紹熙五年太社令陳峴奏九宮先農高祺壇壝無廢不治而農壇為甚乞命臨安府守臣葺築以嚴祀從之

親蠶祭先蠶

周制仲春天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伋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后始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季春吉巳享先蠶先蠶天駟也享先蠶而後躬桑示率先天下也）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幘十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愛蠶食也有司主山林之官也）乃修蠶器

箸楗鉤禁原蠶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與馬同
筐之類禁原蠶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為傷馬

漢皇后蠶於東郊其儀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
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上祀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窳婦
藏館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禮以土反
後漢皇后四月帥公卿列侯夫人蠶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
四馬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闌戟
雒陽令奉引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
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
晉武帝泰始七年皇后蠶于北郊依周典也
晉武帝太康六年蠶于西郊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
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
祠先蠶禮以少牢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張也天
女侍以作中繭而已皇蠶宮及人謂天下宅皆
帝蠶室有婦人從事故皆有東西織室作
魏文帝黃初七年皇后蠶于西郊依周典也

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
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等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
畫雲母安車駕六駟音貫馬女尚書看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
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
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
蠶著薄上躬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賢明以太牢告祠謁者一
人監祠祠畢撤饌須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
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
條鄉縣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
座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為蠶所設北域置大殿
又立蠶觀其禮皆循晉氏

北齊為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外有蠶宮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殿一區置蠶宮令丞宦者為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陛陛各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開一門有緣襜襦襦衣黃履以供蠶母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壇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壇東陛即御座女尚書執筐女主衣執鉤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陛執筐者處右執鉤者居左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即御座內命婦以次就桑服鞠衣者採五條展衣綠衣者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切之授世婦灑一簿凡應桑者並復本位[illegible]八降壇還便殿設勞酒頒賚而還

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六宮三妃三妓音弋婦官名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少牢親進祭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令二嬪為亞獻終獻因以躬桑

隋制先蠶壇於宮北三里為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之禮祭訖親桑於位壇東南尚功進金鉤典制奉筐皇后採三條反鉤命婦各依班採五條九條世婦以授蠶母受切桑灑訖皇后降壇自齊及周隋其典法多依晉儀亦時有損益

唐先蠶壇在長安宮北苑中高四尺周廻三十步

太宗貞觀九年三月文德皇后率內外命婦有事于先蠶

高宗永徽三年三月制以先蠶為中祠

有司言按周官宗伯后不祭則攝而薦豆籩徹明王后之事而宗伯得攝行之伏以農桑乃衣食萬人不宜獨闕先蠶之祀無已則皇后遣有司享之如先農可也

顯慶元年三月皇后有事于先蠶
總亨二年三月皇后親祠先蠶
咸亨五年三月皇后親祠先蠶
上元二年三月天后親祠先蠶
玄宗先天二年三月皇后親祠先蠶
自嗣聖以來廢闕此禮至是始重行焉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皇后祠先蠶于苑中
開元禮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儀 攝事附

齋戒

先祀五日散齋三日於後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尚寢設御幄於正殿西序及室中俱東向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刻尚儀板奏請中嚴尚服帥司仗布侍衛司賓引內命婦陪位並如式六尚以下各服其服詣後殿奉迎尚儀板奏外辨上水三刻皇后服鈿釵禮衣結珮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即御座東向坐六尚以下侍衛如常一刻頃尚儀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興退復位皇帝降座乘輿入室六尚以下各還寢直衛者如常司賓引陪位者退散齋之日內侍帥內命婦之吉者使蠶於蠶室 攝事無以上儀 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於其寢致齋二日一日於其寢一日於享所 亞獻終獻則致齋一日皆於其所 六尚以下應從升者及從享內外命婦各於其寢清齋一宿諸應享之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光祿卿監取明水火 太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鐸 前享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 每門二人每隅一人享日未明給使代執與女工人等俱清齋一宿攝事同

陳設

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

奉御鋪御座尚舍直長設內命婦及六尚以下次於大次之後
俱南向宁宮設外命婦次大長公主長公主以下於南壝
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俱重行每等異位東向北上
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向北攝事宁宮設享官次於
設東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壇南內壝
之內如圜丘儀諸女二人各為位於縣後東方西方以北為上
南方北方以西為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壇之壬
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又為採桑壇於壇南二十
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尚舍量施帷幛於外壝之外四面
開門其東門使容厭翟車前享一日內謁者設御位於壇之東
南西向設坐瘞埳位於壇之西南當瘞埳西向設亞獻終獻位於
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
北上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

史各陪於後設司賛位於樂懸東北掌賛二人在南差退俱西
面又設司賛掌賛位於埋埳西南東面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
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內命
婦位於終獻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外命婦位於中
壝南門之外大長公主以下於道東西向當內命婦位差退太
夫人以下於道西去道遠近准公主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
上又設御採桑位於採桑壇上東向設內命婦採桑位於壇下
當御位東北每等異位南向西上設外命婦採桑位於壇下當
西少南西上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執御鉤筐者位於內命婦之
後尚功執鉤尚制執筐設內命婦執鉤筐者位各於其採桑位
之後尚功下四典執鉤尚制下女史執筐設門外位享官於東壝之外道南從享
內命婦於享官之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從享外命婦
南壝之外道西如設次之式攝事內謁者設三獻位於內壝東
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

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又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當瘞埳道西向又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其後糺察違失設掌贊位於樂懸東北女史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掌贊女使位於瘞埳西南東向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三獻以下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無設御位下至此儀設酒罇之位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攝事無御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罍篚冪之後設幣篚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內謁者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陛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神廚及諸司供事使次守官與金吾相之量於壇東張設享日未明五刻司設服其服升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車駕出宮

前享一日金吾奏請外命婦等應集壇所者並聽夜行其應採桑者四人各具女侍者進筐鉤載之而行監門先奏請享日未明四刻開所由苑門諸親及命婦以下以次入詣壇南次所各服其服其應採桑者筐鉤各具女侍者執授內謁者監內謁者監受之以授執鉤筐者享日未明三刻槌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日內寺奏裁未明二刻槌二鼓為再嚴尚儀板奏請中嚴內命婦各服其服所司陳車駕鹵簿未明一刻槌三鼓為三嚴司賓引內命婦入立於庭重行西面以北為上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室奉迎尚服負寶如式內僕進厭翟車於閤外尚儀板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內命婦從出門皇后升車尚功司製進筐鉤載之仗衛如常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陪從如式其內命婦應採桑者四人各服典製等進筐鉤載之諸翊駕之官皆乘馬駕動警蹕如常不鳴鼓吹諸衛前後督

攝如常內命婦宮人以次從

饋享

享日未明二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尚儀及司醞各帥其屬（攝事則女史及司醞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犧尊實以醞齊象尊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皆明水酒加玄酒各實於上罇其幣以黑）太官令實諸籩豆簠簋俎等內謁者帥其屬詣廚奉饌入設於饌幔內（內侍之屬與司膳等掌之其牲之肉不上神俎者亦太官付內謁者同時進入以供班胙自餘供享之物並請祠前一日先入）駕將至女相者引先置享官典內引引命婦俱就門外位（女相者以尚儀下女史充攝事質明女相者引享官以下就壝外位掌贊帥女史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典正女祝及女史祝史輿史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定掌贊曰再拜女史承傳典正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就位其女祝以典贊充女祝史以典贊下女史充之）駕至大次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名請降車興還侍位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華蓋繖扇侍衛如常儀尚儀以祝板進御署訖奉出奠於坫皇后降車訖尚功司製進受鉤筐以退（其內命婦鉤筐則內命婦降車訖典製等進乃受之）典贊引亞獻及從享內命婦俱就門外位司贊帥掌贊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尚儀典正及女史女祝史（女祝史以尚儀下女史充）輿史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凡司贊有詞掌贊皆承傳）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尚儀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贊引亞獻終獻女相者引執事者司贊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俱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尚宮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尚儀板奏外辨皇后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尚服負寶陪從如式）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凡尚宮前導皆司言先引）入自東門華蓋伏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后至板位西向立（每立定尚宮與司言退立於左）立定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尚宮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攝事女相者名引享官入就位立定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相者進尚宮之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事無駕至以下至此儀）典樂跪舉

麾凡取物者皆跪而取以興奠物亦跪奠訖而後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壇下享神之樂皆奏姑洗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典樂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壇上尚儀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攝事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祝史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尚宮引皇后正和之樂作皇后每行皆作正和之樂皇后詣壇升自南陛攝事女相者引尚宮升壇以下皆尚宮行事六尚以下量人升從以下升皆如之皇后升壇北面立樂止尚儀奉幣東向進皇后受幣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尚宮引皇后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再拜訖登歌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板位西向立樂止初內外命婦拜訖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內壝東門之外於登歌止女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女祝史立於罇所皇后既升奠幣攝事尚宮既升奠幣下倣此司膳出帥女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皇后既降復位司膳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攝事自後酌獻皆奏雍和之樂饌至陛樂止女祝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饌升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攝事女祝史迎引於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簋簠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司膳帥女進饌者降自東陛復位尚儀攝事女祝還罇所尚宮引皇后詣罍洗樂作攝事女相者引尚宮無樂皇后至罍洗樂止尚儀跪取匜盥沃水司言跪取盤興承水皇后盥手又司言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后帨手訖司言受巾跪奠於篚司言跪取爵於篚興進皇后受爵尚儀酌罍水司言奉盤皇后洗爵司言受巾皆如初皇后拭爵訖尚儀奠匜司言奠盤巾皆如常尚宮引皇后樂作詣壇升自南陛樂止尚宮引皇后攝事無皇后至罍洗以下至此儀但女相者引尚宮詣酒罇所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尚儀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后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事奏雍和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立樂止尚儀持板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

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后某氏敢昭告于（擯事女祝持板祝云子皇后某氏謹某官女姓昭告于）先蠶氏惟神肇興蠶織功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饗訖興皇后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尚儀進跪奠板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后拜訖樂止尚儀以爵酌上罇福酒西向進（擯事女祝以爵酌福酒進於尚宮尚宮受以授尚儀）跪奠酒罇南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奠爵興尚儀進受以授女（女執爵之右西向立）俎進尚儀減神前三牲胙肉（以取前脚一骨）各置一俎上又以籩取棗飯共置一籩尚儀先以飯遍西向進皇后受以授左右皇后跪取爵遂飲卒爵尚儀進受復於坫皇后興再拜訖樂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板位西向立樂止（自此以上皆擯事儀皆尚宮行事女相女祝贊之以下倣此）皇后將畢典贊引貴妃自東陛升壇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典贊引貴妃詣罍洗盥手洗爵升壇詣象罇所（執罇者舉冪貴妃酌盎齊典贊引進神座前北向跪薦爵貴妃少退北向再拜尚儀以爵酌罍福酒持爵進貴妃之右西向立貴妃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尚儀進受復於坫貴妃再拜典贊引貴妃降自東陛還板位如初貴妃獻將畢又典贊引昭儀（擯事女相者引尚食為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典贊引昭儀降復位尚儀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邊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司贊曰賜胙掌贊唱衆官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酒者不拜擯事史唱再拜也）永和之樂作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尚宮前奏（擯事女相者白請就望瘞位司贊帥掌贊就瘞埳西南位尚宮引皇后樂作至望瘞位西向立樂止於衆官將拜尚儀執篚進神座前取幣自北陛降壇西行詣瘞埳以幣置於埳訖司贊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實土半埳尚宮前贊禮畢請就採桑位尚宮引皇后樂作詣

採桑壇升自西陛東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司賛帥掌賛還本位

親桑

皇后將詣望瘞位司賓引內外命婦採桑者俱就採桑位（內外命婦一品各二人二品各一人）諸執鉤筐者各就位皇后既至採桑位尚功奉金鉤自北陛升壇進典製奉筐受桑皇后採桑三條止尚功前受鉤典製以筐俱退復位皇后初採桑典製等各以鉤授內外命婦皇后採桑訖內外命婦以次採桑女史執筐者受之內外命婦一品各採五條二品三品各採九條止典製等受鉤與執筐者退復位司賓各引內外命婦採桑者退復位司賓引婕妤一人詣蠶室尚功帥執鉤筐者以次從至蠶室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切之以授婕妤婕妤食蠶訖一簿訖司賓引婕妤還本位尚儀前奏禮畢退復位尚宮引皇后還大次樂作入大次訖樂止司賓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各還其次尚儀典正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司賛曰再拜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出女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車駕還宮

皇后既還大次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后停大次一刻須槌一鼓為一嚴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三刻須槌二鼓為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皇后服鈿釵禮衣五刻須槌三鼓為三嚴內典引引外命婦出次就門外位司賓引內命婦出次序立於大次之前六尚以下依式奉迎內僕進厭翟車於大次門外南向尚儀版奏外辦駈者執轡皇后乘輿出次華蓋侍衛警蹕如常皇后升車鼓吹振作而行內命婦以下乘車陪從如來儀車駕過內典引引命婦退還第駕至正殿門外廻車南向尚儀進當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輿遂侍位皇后降車乘輿入侍衛如常內侍板奏請解嚴將士各還其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儀唯不賀不上壽為異

宋真宗景德三年詔祀先蠶依先農例遣官攝事

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言古者王后親率嬪御以祀先蠶是以開寶通禮郊祀録並有親蠶祝辭蓋由中宮未嘗親祭所以有司闕而不舉又通禮義纂后親享先蠶貴妃為亞獻昭儀為終獻若攝事則尚宮為初獻尚儀為亞獻尚食為終獻又周禮大宗伯后不祭則攝而薦豆籩徹蓋薦徹豆籩王后之事而宗伯得攝之唐會要云農桑衣食萬人不宜獨闕先蠶之祭皇帝遣有司攝祭可也臣以謂屬之命婦未若歸於有司望詔有司參定其儀詔太常禮院檢討攝祭故事以聞禮院言按開寶通禮季春吉巳饗先蠶於公桑有司攝事前享五日諸預享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享日未明五刻設先

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尚宮為初獻尚儀為亞獻尚食為終獻女相引三獻之禮女祝讀文飲福受胙如常儀又按周禮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又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注云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按唐會要云皇帝遣有司享先蠶如先農可也乃詔自今依先農例遣官攝事

太常禮院上言請築先蠶壇於東郊從桑生之義其壇酌中用北齊之制設一壝二十五步如淳化四年中祠禮例從之

神宗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季春吉巳享先蠶氏也當是始蠶之人故開元禮享先蠶為瘞埋於壇之壬地禮義羅曰今禮享先蠶無燔柴之儀明不祀天駟星也又按王涇郊祀録載先蠶祝文曰惟神肇興蠶繅則是始蠶之人明矣今享

先蠶其壇在東郊熙寧祀儀又有燎壇則是沿襲唐月令以先蠶為天駟誤矣周禮后蠶于北郊以純陰為尊請就北郊為壇以享始蠶之人仍依開元禮不設燎壇但瘞埋以祭其餘自如故事從之

徽宗政和元年四月詔就先蠶壇之側度地築公桑蠶室歲養蠶以供祭服其親蠶殿可以無斁為名

先是議禮局禮部太常寺被旨議合行制度凡七事謂倣後齊之制置公桑蠶室度地為宮四面為墻高仞有三尺上被棘中起蠶室二十七別建殿一區為親蠶之所倣漢制置繭館立織室于蠶宮中養蠶于箔以上度所用之數為桑林築採桑壇于先蠶壇南相距二十步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故有是詔

議禮局又言周官內宰詔后帥內命婦蠶於北郊鄭氏謂婦人以純陰為尊則蠶為陰事可知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蓋以陰祀之禮祀之也今享先蠶儀乃用白幣非所謂稱案古者制幣或依其方色或推其象類今先蠶之祭在於北郊則正陰之地以類推之蠶之始生其色亦黑則亦至陰之象也制幣以黑為宜從之

宣和元年三月皇后親蠶於延福宮

六年閏三月皇后親蠶

高宗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黃積厚言季春吉巳享先蠶望下有司舉行從之禮料初依奏告例後比擬舊制一視風師

四月輔臣張浚奏雨既沾足又即晴霽於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亦養蠶欲知民間蠶熟與否且可少知女工艱難也

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言請按政和禮建親蠶殿蠶室繭館請皇后就禁中行親蠶之禮朝旨送禮部下太常寺討論不果行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郊社考 祈禳禱疾祓除難禱水旱已見雩祭門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六祝之秀反○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疏曰此六祝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化祝當弭災兵皆小祝順豐年已下皆約小祝而說順祝云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者此瑞祝云筴祝遠罪疾相當宜爲一也與小祝遠罪疾之事故以爲遠罪疾而不知金縢之辭也○黃氏曰筴祝命龜筮之辭鄭見金縢史乃筴祝爲禱疾之筴祝正爲命卜筮也○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災兵遠罪疾疏曰掌小祭祀者即是將事侯禳已下禱祠祝號又與祈福祥順豐年已下爲目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旱弭災兵遠罪疾

三者即是禳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故揔謂之禱祠之祝號祈福祥已下不言一曰二曰者大祝已言訖小祝佑大祝行事故畧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次第○黃氏曰所謂祈順逆寧弭遠與大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所掌皆小祭祀不爲辭掌其祝號而已○肆師與祝侯禳于彊及郊注曰侯禳小祝職也彊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曰侯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爲此侯禳二事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造七報反禜音詠○祈謂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鄭司農云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也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殲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禬未聞焉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疏曰鄭知類造禬禜皆有牲者按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禜既用牲故知類造亦皆有牲故云皆有牲也知攻說用幣者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已詩云靡愛斯牲是也○舜典肆類于上帝見因祭篇立君條○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乎禰見巡守及征伐條○大祝大師造于祖類上帝及肆師類造上帝並見征伐條○王制諸侯將出造乎禰及大祝造于廟並見會同條禜祭見百神篇禜酺條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烖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春官○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注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禜音詠酺音蒲疏見百神篇禜酺條○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注曰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塞西代反○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如反命

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疏曰稷烖謂國遭水旱凶荒則有禱祠之事故云亦如之天烖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烖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爲位祭之○春官

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也○夏官○小子祈五祀見釁條羊人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疏曰祭天用

犢其日月已下用羊者○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疏曰
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春官○地官
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曰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
川用事者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疏曰
按宗伯云副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禳又按小祝職云將
事侯禳皆是祈除殃害非常之祭用尨之類故引以爲證也尨
亡江反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 衍依注音延○疏曰云望祀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授號
者此二者皆詛祝授以神號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
於地六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玄謂衍讀爲延者衍
字於六祈義無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注大祝
巳云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
云粢盛者也云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
巳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
者以其授號文承二者之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云授號知
是詛祝者按詛祝而知也注
及黃氏說見地示篇四望條

冬堂贈無方無筭 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爲可也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
惡夢皆是也其方必向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
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注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
藥沐浴疏曰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爲祓除之事見今三
月三月水上戒浴是也○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注曰玄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采也古書釋采釋奠多作舍字
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疏曰玄謂舍萌猶釋采
也者按王制有釋采奠幣之事故從之○秋官○庶氏掌除毒
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注曰毒蠱虫物
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
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令之比之謂使爲
之又校比之疏曰攻說禬之○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
身也云敺之止謂用嘉草燻之時并使人敺之既役人衆故須
校比之○翦氏掌除蠹物以禜攻之以莽草燻之凡庶蠱之事
注曰庶除故以六祈而言之
以莽草燻之據去其身也

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
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 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
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正音政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于朝 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公羊子曰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
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 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
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
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

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疏曰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故也

穀梁子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麾旌旛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克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柝兩木相擊克實也○疏曰五麾者麾信云各以方色之族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五鼓者麾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五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爲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之等若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爲何鼓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聲饌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之等差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曰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音政○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夏戶雅反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疏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君也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疏曰出齊之分野出於玄枵之次也彗即孛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彼皆書此不書者時魯不見或陰不見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

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

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春秋左氏傳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左氏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疏曰東北曰融風易緯作調風俱是東北風一風有二名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爲木也木是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融爲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古以審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也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

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行去聲○疏曰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必率舊典者爲之宗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攝束茅以爲屏蔽其事或當然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祏音石○注疏見宗廟篇中主條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疏曰郊人當謂郊人鄉之人也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人助祝史除地在城之北作壇場爲祭處也就國北者南爲陽北爲陰就太陰禳火也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

火神○疏曰月令冬云其神玄冥知玄冥水神也周語云夏之亡也回祿信於黔隧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或當有所見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慮更火也

三日哭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疏曰宋國之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命四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爲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時宋置六鄉況四鄉乎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乃彌祀社稷禱祠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疏曰周禮大祝掌六祀之祠以事鬼神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宗人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於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

火○疏曰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也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星心伏在戌上使民內火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爲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咮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咮謂鳥陽七星爲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咮咮鳥首也七星爲朱鳥頸也咮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咮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咮星爲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咮爲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爲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以是故此傳心爲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咮也此傳鶉火大火共爲出內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咮者以咮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之文故其言不及咮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爲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疏曰爾雅以大火爲大辰是辰爲大火也昭十七年傳云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爲宋星也閼伯居商丘祀大火今大火爲宋星則知宋亦居商丘以此則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丘三名一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

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問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大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數所主反○襄公九年左氏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中戀反○傳驛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乃重載之車也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不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爲于僞反○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縵武旦反又莫半反車無文徹樂息入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成公五年左氏傳國語晉語同

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過古禾反○內史過周大夫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先脾玉用薈服上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虢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爲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大室音泰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昭公十三年左氏傳

尚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年也帝令大禹步于上帝帝舜也步推也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得失反覆也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

建用王極一曰貌貌之不恭是爲不肅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厥咎狂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厥罰恒雨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厥咎狂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厥罰恒雨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極惡生氣失故惡人則爲惡　時則有服妖服貌之飾時則有龜孽龜蟲之生於水而遊於春者時則爲惡　時則有雞禍雞畜之也屬水時則有雞禍雞畜之有冠畢者也屬貌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病病也貌氣失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者也厥咎僭差矣厥罰恒陽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則氣失故恒陽也　厥極憂殺氣失者於人爲憂時則有詩妖詩之言志時則有介蟲之孽蟲蠃蟲鱗蟲之類蟲生於秋者屬金　時則有犬禍人畜之以口吠守者也屬言　時則有口舌之痾言氣失痾也　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則不悊悊爲瞭也君視不明是謂不能瞭其事也厥咎茶君視不瞭則茶緩也厥罰恒燠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則恒燠也厥極疾長氣失故於人爲疾　時則有草妖物可見者草也　時則有木妖衆於草　時則有龍蛇之孽龍蛇蟲之大者　時則有羊禍羊畜之遠視者視屬火　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厥咎惑厥罰恒寒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恒寒也厥極貧藏氣失故於人爲貧　時則有鼓妖鼓聽也聽應也　時則有豕禍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　時則有耳痾聽氣失之病　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也君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也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厥咎霚霚冒也君臣心不明則相蒙冒矣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厥罰恒風思心曰土土主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寒燠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恒風厥極凶短折殖氣失則於人爲凶短折未冠曰短未昏曰折　時則有脂夜之妖夜讀曰液　時則有華孽華當爲孛孛謂蠃之生於土而施於土者　時則有牛禍牛畜之任重也土而施於土者　時則有心腹之痾思心氣失之病　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玄或疑焉今凶行來沴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力皆王之相師爲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爲陰勝陽臣強之意　皆王之不極是爲不建王君也言王者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五事象五行則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　厥咎霚子駿傳曰霚胝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也

厥罰恒陰王極象天天養萬物陰氣失故恒陰也厥極弱天為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為弱時則
有射妖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者
也時則有蛇龍之孽龍虫生於淵行於無形遊於天者也屬天龜與蛇之類或曰龍無角者蛇時
則有馬禍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
亂行星辰逆行亂謂薄食鬬並是逆為盈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維五位復建辟厥
沴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明其變異則改過以共禦之又必齊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
除矣曰二月三月惟貌是司四月五月惟視是司六月七月惟
言是司八月九月惟聽是司十月十一月惟思心是司十二
月與正月惟王極是司司主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
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
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
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為日之中下晡
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二辰為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
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日月朝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
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禦貌於喬忿止貌之失者在於去驕忿驕忿者貌不恭之刑也謂若傲很明德忿類無
期之類也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叅乃從從順也三祭之其神乃順不怒也禦言於
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叅乃從訖止也言之失者在於去衆衆止衆者是不從之刑也止
衆謂若周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叅乃
從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謂若亂於是非象其消天及不卞晚焉之類也禦聽於怵
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叅乃從止聽之失者在於去怵攸攸者是不聰之刑也謂若
夫灌灌小子蹻蹻謞爾紂純聽我耗耗之類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
叅乃從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睿之刑也是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過欲者是不
誅季氏之類也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叅乃從宗尊也止王極
之失者在於尊用常祖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其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
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常祖廟之嘉者謂之天府六沴之禮散齊七
日致齊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

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篇名也今亡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玄謂四望五岳四鎮四瀆○春官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注疏見祀天禮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注疏見祀地禮旅四望大旅共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同上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注疏見祭物篇筵几條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金鉼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秋官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疏曰云不即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遠日故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春官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鼓擊頌磬笙磬頌音容○視瞭播鼗又擊磬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容頌或作庸庸切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掌大師之縣大師當縣則爲之○疏曰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於音聲審凡樂事相瞽相謂扶上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廞許金反○疏曰大旅非常祭亦臨時乃造故云亦如之○同上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龡昌垂反竽音于塤虛表反牘音獨或大錄反○注跡見祭物篇樂條大旅則陳之陳於饌處而已不治其縣○疏曰此經直言陳之明陳於饌處而已不臨其縣其臨縣者大司樂云大喪臨廞樂器注云臨笙師鎛師之屬是也○同上

大卜凡旅陳龜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是也不親貞龜亦以卜旅祭非常輕于大遷大師○疏曰饌處謂在西塾南首故引士喪禮爲証也○同上○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注曰奉猶送也送之所當卜跡曰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之類

陳氏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氊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

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
陳樂而不縣歌樂而不鼓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
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
天之爲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
川則所次不以壇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用之圭則
兩圭有邸而已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四曰禁禁禁敬反○禁日月星辰之祭也如日食以朱絲禁社有牲○疏曰祭法埋少牢以祭昭祭時也下云幽禁祭星明禁祭牲皆用少牢

禁亦如之禁謂雩禁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疏曰禮記祭法云雩禁祭水旱按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禁之皆是禁祭水旱神也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宮祭日及雩禁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地官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
月吉每月朔日也○疏曰云月吉者以其將親民教亦

[illegible]數故十二月朔日皆讀之 春秋祭酺亦如之酺音步或音蒲○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祭頭之酺與人鬼之酺與音餘○疏曰鄭知酺者馬以長幼相獻酬馬○疏曉句反步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與音餘○疏曰鄭知酺者馬以長幼相獻酬馬○疏曉句反步皆恐與人物爲災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稷亦爲水旱與人物爲災害之神也但此經云酺不一有人鬼之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蜮鄭之酺亦不一步神未審此經酺宗當何酺故兩言之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鄭必知因祭酺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卮宥子曰周禮其酒爲酺酺引王居明堂禮乃命國酺酺虞禮器明堂皆有酺法酺即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同上○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飭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注曰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爲閭及比皆會聚衆民而以讀法以勑成之疏曰族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不同皆有時節但是衆庶比之時節讀法無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敬敏任恤者以上兼記敬敏者也○胥無各掌其鄙之政令云治其祭祀祭祀之事疏曰一鄙五酺故云各掌其鄙之政令云治其祭祀祭禁也疏曰案酺之頌○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酺之頌○酺作箭反○春官○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注曰大故謂水旱凶荒疒

祭者社及禜酺疏曰云命國人祭按地官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於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禜酇祭酺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凡言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隅也○春官

傳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於是乎禜之左疏見疾而禱除

右祈禳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疏曰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霤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故言竈與門戶也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也以無外事禱祠又是非常之祭故知唯有求瘳報福之事也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疏曰云以時者謂隨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禬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云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者此四禮至漢時招梗及禬不行唯禳一禮漢猶存其遺象故云遺象今存也○天官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玄謂弭讀為敉字之誤也敉安也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疏曰知招敉皆有祀衍之禮者此招敉祭招福安禍與侯禳在六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衍之禮可知○衍音延○春官

疾病乃行禱于五祀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儀禮記

傳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金縢遂以所藏爲篇名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疏曰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己事爲三壇同墠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壇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疏曰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疏曰史乃以策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疏曰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讀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

子布其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爲天子可以死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

方之民罔不祇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言子孫於天下

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乃十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十一相因而吉啓

籥見書乃并是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書乃亦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翌日乃瘳翌明瘳差也○朱子曰若從壇歸冊明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鄉解錯了只有罪以道說得好他解不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于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言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是如此蓋他只是要代武王之死而已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朱子曰禱謂禱于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以無所事禱之意○述而

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述而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殛誅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能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者三足鼈也解者云鼈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旣爲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旣熊屬又爲鼈類今本作能者誤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斯豈鯀化爲二物乎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殷周二代又遍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依天子祀羣神韓子祀夏郊祀晉

侯有間間差也○昭公七年左氏傳○國語晉語及說苑並同惟國語云祀夏郊董伯爲尸爲異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請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毓曰江經南郡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界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哀公六年左氏傳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閼於蒿反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堯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也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相息亮反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西雍反參所林反○大夏今晉陽縣後有劉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震本作娠之慎反又音申○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爲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晉之疏曰叔虞爲晉侯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也遂裔也玄冥水官之長○疏曰昧爲水官之長○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脩及熙爲玄冥是也故云昧爲玄冥師師訓長也故云昧爲水官之長○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四族脩及熙爲玄冥重黎氏世敘天地重黎之後○釋例曰脩及熙皆爲玄冥未知昧爲誰之子或是其子孫也官業昧宣汾洮汾扶云反洮他刀反○釋例曰脩及熙之業昧宣猶遍也汾洮二水名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陂澤也以處大原晉陽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沈音審○四國臺駘之後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

是乎禁之　有水旱之災則禁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日禁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疏曰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又曰月星辰之以其福祥也攢聚也聚草爲祭處耳○攢作管反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言沈臺駘不爲君疾○即元年左氏傳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疏曰若非天子之樂則宋人不當請荀瑩不須辭以宋人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舞象舞也名爲大護則傳記有說湯言能覆護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無說惟書傳言湯代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閏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

荀瑩辭讓荀偃士匄曰諸侯宋會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帝樂賓祭用之○疏曰襄二十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禮作四代之樂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帝是大禮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爲常荀偃士匄引過繆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享魯以享賓當用樂禮

以桑林享宋公十一年晉悼以桑林享魯亦非正也

舞師　師樂人之師主陳設樂事者疏曰舞師樂人之時舞師建旌夏以前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享見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享見之大人心偶有所畏

見荀偃士匄欲弃請禱焉荀瑩辭疾士桑林去旌享享而還及著雍疾十桑林宋請禱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罪行宋言自當加晉侯有間問疾差也○差初賣反○襄公十年左氏傳

齊侯疥遂痁　疥音戒梁元帝音說又作瘕音皆痁失廉反○疏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妄押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痁痁是小瘧痁是大瘧痁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押之此言梁主之說也今人瘧有二日一發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痁瘧則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後遂頻日梁主之言信而有證也是齊侯之疾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熟發故曰疥遂痁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先儒舊說皆爲齊音基廖救留音期而不瘳

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期音基廖救留

梁丘據與齊欬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

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屈居勿反○家無猜嫌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語去聲○五君文襄靈成景○疏曰文公爲戎左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祉音耻爲于僞反）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辟匹亦反從子用反厭於豔反）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共聚（刈魚廢反掠音亮）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數所主反○疏曰掩蓋衍失妄數美善是之謂矯詐誣罔者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音貝○言疾愈行獵沛澤名）（昭公二十年左氏傳）

右禱疾

方利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
難以索室毆疫難乃多反毆起俱反○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
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
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瘦也○魌音欺○疏曰云
時難四時者案月令唯有三時儺鄭云四時者難三時亦得云
四時總言之也○夏官占夢季冬令始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季春命國難
毆疫注曰令方相氏也難儺伯反○此難難陰氣也此月之中日
九門磔攘以畢春氣磔行伭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
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
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
攘春氣
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
左行此月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
隨而出行於昊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
秋九門磔攘以發
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難
陳氣禦止疾疫
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躔虛危有墳
墓四司之氣爲癘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
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疏
曰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餘盛年歲已終陰
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爲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剋水持水
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之○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
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
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輔鬼官之長又云墳墓四星在危東南

是歲氛有喪墓四
司之氣也○月令

傳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而近於賤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惡
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天子居卿
之事○鄉黨○鄭注云禓是強鬼之名謂縛人驅逐強鬼也
石難

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曠配之其壇常
祀以禳災兼用三代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
飾以儺止惡氣

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所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茥
曰始得仲尹被之於商薰以桃茢重以鞭茢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
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之義也
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
周人木德以桃爲梗梗更也言氣相更也
高帝八月被於霸上

文帝十三年詔曰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之門戶

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

先臘一日大儺譙周論語注曰儺却之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鍼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之新

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漢舊制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

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湟殘夔虛與罔象磋壄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

中使不得爲害莫應罔象木石之怪夔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沼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山𤢖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埤蒼曰𤢖狂無頭鬼神也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也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下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爲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度還百官官府各面獸能爲儺人師訖設桃梗鬱𩍐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𩍐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𩍐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𩍐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爲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鷙挫食魑魅者也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爲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月令季冬磔攘大儺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國有大故可祈南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祀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陳留范宣曰舜有拂郊無磔雞及魏明帝大脩禳祭儀雞特禳釁之事磔雞宜起於魏郊本漢制所以輔郊金又宜魏所除也

晉制每歲朝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太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祀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晉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

東晉元年詔罷三日弄具　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宋省磔禳之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爲百戲之具雕弄巧飾增損無常

通典說曰按禊與曲水其義參差晉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面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由此也凡言祓者祉也以爲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也後漢杜篤云郭虞三月三日上戾產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不有俗以爲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人旬日夭其二女何足警彼風俗乎杜薦賦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洛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禊也馬融梁冀西第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劉禎曾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

魏孝文居文明太后喪服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忌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

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年暮上臺東宮奏擇吉日詣殿堂貴臣與帥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侲子又作方相氏與窮奇祖明十二獸逐惡鬼於禁中大略如漢制皇帝常服即御坐王公執事官一品已下從六品以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課入殿西門徧於禁中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於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侲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着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盾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疈牲匈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並見開元禮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侲子着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作一行執事者十二人着赤幘褠衣執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着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其一人爲唱師着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三人令以下皆服平巾幘袴褶州縣儺方相四人執戈楯唱率四人侲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皆二人皆以雜職差之其侲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鼓四人執戈鞭今以小職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先備每門雄雞及酒擬于宮城正門皇城門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爲瘞埳各於皇城門外之右方稱其事先一日之夕儺者各赴集所具其器服依次陳布以待事諸州縣儺則一日之夕所司帥領宿於府門外其縣門亦如之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下如常儀鼓吹令帥儺者各集於宮門外諸州縣未辨色所司白刺史縣令請引儺

者
入内侍詣皇帝所御殿　奏侲子備請逐疫訖出命内寺伯六
人分引儺者於前長樂　永安門以次入至左右上閤鼓譟以
進方相氏執戈揚楯諸州縣儺將解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麾引儺者入無官者外人引導於足儺擊鼓執俱譟呼鼓鞭戈楯而入唱率侲子和曰甲作食殉佛胃食殍雄伯食魅
騰簡食不祥覽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
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鬼凶赫
汝軀拉汝肝節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唱率侲子
以下諸州縣儺同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趣順天門以出分詣
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廟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
郎酾牲匈磔之於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酒大祝受奠之
祝史持版於座右跪讀祝文諸州縣儺官者引之通索諸室及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司接引
出仍鼓譟而出大門外分為四部各趨四城門出郭而止初儺者入祝五人各帥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門及城四門儺者出
便酌酒脯於門右禳祝而止乃舉酒脯埋於西南酒以爵脯以籩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

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陰之神立冬已　謝青陽駆節惟神屏
除内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敬薦太陰之神尚亨訖興奠版于
席乃舉牲幷酒瘞於埳訖退其内寺伯導引出順天門外止諸州
縣儺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甲子祝姓名敢昭告于太陰之神寒暑往來陰陽之常夷惟神以屏弭癘謹以酒脯之奠
敬祭于神尚享
宋朝之制凡水旱災異有所報之禮祈用酒脯醢報如常禮宮觀寺院以香茶素饌詳見雩祀門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
之
仁宗天禧元年以蝻虫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諸州
軍於公宇設祭
四年四月以大風起西北飛沙折木晝晦數刻上遣中使詣宮
觀建道場以禳之

仁宗嘉祐元年正月以帝不豫設醮于大慶殿輔臣宿齋于殿廡命近臣分詣寺觀宿齋一月及遣諸州軍長吏禱嶽瀆諸祠八年五月輔臣分詣景靈宮郊廟社稷爲皇帝祈福仍遣朝臣二十一人遍禱于五嶽四瀆名山勝迹

英宗治平二年三月詔以彗星見開在京諸寺觀五日放士庶燒香於玉津園設醮延福宮建道場半月祈禳

哲宗元祐八年以太皇太后遺豫遣官禱在京宮觀寺院祠廟岳瀆所在勑長吏就祈又遣近臣設道場于近上宮觀寺院凡七晝夜仍罷散日於中太一宮上清儲祥宮醴泉觀設醮岳瀆亦就道場七晝夜

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詔朕惟兩宮北狩之久痛切于中而又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無以見勤誠之意可令入內內侍省差官一員前去建康府元符萬歲宮修建祈福道場三晝夜務令嚴潔庶稱朕心

三十一年虜亮渝盟臣寮言切謂陛下飭躬修德可勝强暴望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庭載於祀典者令州府分詣致禱四聖五岳之神於宮觀設位祈禱冀蒙陰助以速萬全從之

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覩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欑宮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夷虜騎遁去兩淮無警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之禮從之

三十二年八月時孝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看詳酺祭事欲依紹興祀令蟲蝗爲災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依儀祭告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壝乞於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差祭告官并合排辦事並依常時祭告小祀禮例在外州縣無

蟲蝗爲害處候得旨令戶部行下有蝗蟲處卽依儀式一面差守設位祭告施行從之

按太常因華禮慶曆四年六月臣僚言天下螟蝗頗爲民物之害乞京師內外並修祭脯詔送禮院詳定禮院稱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音步酺爲人物災害之神鄭康成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爲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時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康成未審果從何酺故兩言之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准祭馬步儀施行壇在國城西北祭儀禮料並屬小祠乞差官就馬壇設祭稱爲酺神祝文依學士院撰定若外州者卽畧依禜禮是歲儀注先擇便方餘地設營纘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器物等並如小祠上香幣以白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某州縣某官姓名敢昭告于酺神蝗蝝荐生害於嘉穀惟神降祐應時消殄請以清酌制幣嘉薦昭告于神尚享

寧宗嘉定間亦以飛蝗爲災行下酺祭

淳熙十四年十月以太上皇帝聖躬違和應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及祀典者所在精虔祈禱又令宰臣以下分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宮觀等

文獻通考卷之八十八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京 校刊

郊社考 告祭上 立君 建都 封國 告宗廟附

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謙遜自謂德不足以嗣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朝日也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堯始祖之廟在察也言初攝位乃察璣衡以齊七政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所在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上帝天也禋猶意以享之謂六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群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舜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唐其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
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再辭曰固毋禁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爲舜祖
顓頊而宗說因以神宗爲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即上篇所
記齊七政修羣祀
朝諸侯等事也
湯既黜夏命告于上天神后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家尚白
未變夏禮
故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
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之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
武王克殷厥四月哉生明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王來自商至于豐豐文王舊
都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服服與復同既生魄生魄望後也既生魄望後也既服用也既
廢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
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犆柴祭天望祀山川告武功之成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爲都故成
王居焉惟二月既望朱子曰林日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越六日乙未王
朝步自周至于豐於巳望後六日成王從鎬京至于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惟太保先周公
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曰丙午與卜既望同意劉諫議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月
月猶言明月也戊申三月五日也葉曰周官大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注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
也○度待洛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洛汭洛水之北○
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庶殷言本是殷民也葉曰攻位者闢荊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若翼日乙卯周
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傳曰翼明也疏曰乙卯十二日也蘇氏曰遍觀所營也按後篇
是日再卜故二牛○疏曰丁巳十四日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大牢也社稷共牢

疏曰戊午十五日也禮成廟則釁之此間常有告卜事○召誥○周土木之工故郊社先成而釁之此間常有告卜事○召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朱子曰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猶前篇之庶殷也王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成次秩而祀之疑即篇末十二月于齊百工伻從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王于周于惟曰庶有事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已以聽也周謂宗周也言我所總百官令使之從王于周而我則未令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敢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今王乃命曰我記人之功而尊之又以此功因新邑殷祀而告之神明矣王氏曰記功蓋若紀于太常藏在盟府之類也○見洛誥篇

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遷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又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案天府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春官○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賦高作龜

戊辰王在新邑洛邑也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用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宜公後性猜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太室馬氏曰廟中之太室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爲楨幹令女無曰以子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賦也釐賜也尊也文人王也叙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王宜公後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大雅江漢詩先祖又告于文人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者使之以祀其先祖也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王用賚爾秬鬯一卣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文侯之命大宰文公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大宰文公鄭士王子虎也內史興周內史叔興父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上卿逆于境逆迎也晉侯郊勞郊迎用辭勞也○勞音來號反

館諸宗廟館舍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饗餼九牢○饗一恭反餼休氣反設庭燎燎力召反○設大燭於庭謂之庭燎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公文公之祖武公之廟也命受王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忘大繼於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禮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上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衣於既反冠古亂反大宰以王命命晉侯服大冠也○驚音鷩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冕服衣也○鷩音鷩內史贊之三命三以王命命公文公三讓後就命文公公三讓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饔餼之禮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命侯伯之禮贈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大宰主贈也而言者兼之○饔音孫好呼報反既畢宣享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宣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饔餼之屬饔餼之禮如公命侯伯之禮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命侯伯之禮贈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大宰主贈也而言者兼之○饔音孫好呼報反內史冊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告古毒反○冊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封諸侯如禮○國語周語○古於廟者示不敢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白虎通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一獻酬尸也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酬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燕飲也一酬尸者以方了始可以行其爵賞及賜策命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下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下卿出命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也○儐必刃反祭統

漢文帝即皇帝位于代入未央宮還坐前殿十月辛亥見于高廟

按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于天地祖宗堯舜之禪讓湯之征伐未之有改也漢承秦後典禮隳廢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時之淫祠而未嘗有事天地之禮高皇帝平秦滅項諸侯王推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不備錄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古者封國必告於廟社而冊之示不敢專也漢制未聞太史公三王世家載武帝從大司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二字則亦必有告廟之禮云

光武建武元年即皇帝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俱從末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爲壇於繁陽魏王登受禪燎祭天地五岳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曆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王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群寮登壇受命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告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建安二十六年漢中王即位於成都武擔之內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簒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汙夏罔顧天顯操子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荅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晉武帝太始元年冬十二月帝受魏禪設壇於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

按自魏晉以來之君受禪即帝位皆有燔瘞告天之事冊文大槩稱述天命人心以自貺而其實則欺孤弱寡以取天下而矯誣其詞耳故不復錄

元帝爲瑯琊王將即極位告廟王導書問賀循云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群情告四祖之廟而行者君爾當立行廟主今固辭尊號俯順群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禀命而行不知今進璽當云何循荅曰愚讜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時群臣共奏上勲德承洪即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論導又書曰得刁僕射書曰知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惠帝爲七廟至懷德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禮云何循荅曰古禮及漢氏之太祖故晉文朝于武宮漢文謁于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毀恐有事之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依古禮惟告宣帝一廟人意以祖宗非一且大廟合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爲斷

太常問今封建諸王爲告廟不知告廟冊與告諸王同異祝

文同不當以竹冊白簡隸書篆書也博士孫毓議按尚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爲冊書逸誥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請命于王王乃內冊于金縢之匱中今封建諸王裂土樹蕃爲冊告廟篆書竹冊執冊以祝訖藏于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冊告所封之王冊文不同前以言告廟祝文當竹冊篆書以爲告廟冊冊之文即祝辭也舊告封王告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于廟以皆爲冊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又王珉議云中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廟徐邈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如此次則宜先告郊也按元帝太興元年詔曰當先告廟出便當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親及尊耶虞先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賀循議告謚南郊不當用牲然先告代祖謚於太廟復有用牲於禮不正理不應有牲

告郊廟[illegible]不用牲牲唯施於祭及禱耳徐邈又議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謚南郊用牲自江左以來哀帝興寧中簡文咸安中告謚並蒼璧制幣告立太子太孫邈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牲在滌三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曰既逼不容得備又禮郊牲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牲特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別也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荅云禮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十一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唯其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

康帝立准禮將改元尚書下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屬應告廟其勒禮官并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諸應所用備辦符到奉行博士徐禪議曰按魯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事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謂應告尚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

永熙二年爲永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鑒造于太廟前朝明准
不應革易如禪儀禪告文曰維建元元年正月日子孝曾孫嗣皇帝諱謹遣使持節兼太尉某官某甲敢昭告于皇祖高祖宣皇帝諱以眇身屬應明命爲兆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祗厲夫首元正位改物承天先王之典刑建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爲建元元年享祖宗之保祐膺乾坤之休靈敢薦告事一元大武薌合薌萁嘉薦庶羞清滌清酌明告于皇祖高祖高皇帝穆皇后張氏尚享告始祖廟等十一室同辭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受晉禪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
天

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受宋禪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
天

梁武帝天監元年四月受齊禪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
天禮官儀大事遍告七廟事見下篇

陳武帝永定元年十月受梁禪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受魏禪即皇帝位于南郊升壇柴燎
告天

周閔帝元年正月受魏禪即天王位柴燎告天

隋文帝開皇元年二月受周禪即皇帝位于臨光殿設壇于南
郊遣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柴燎告天是日告廟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帝受隋禪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命
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于南郊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即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群祀祝文
曰維大宋建隆元年歲次庚申正月辛丑朔某日嗣天子臣御
名謹遣某官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皇地祇天命不常惟德是
輔神器太寶猥集眇躬欽眷命而不遑勵小心而昭事靈貺下
屬群情樂推今月四日巳即皇帝位改國號爲大宋乃改元建
隆元年不敢不告尚享又遣宗正少卿郭屺以即位告周高祖
世宗廟

嘉祐八年時英宗已即位翰林學士王珪論告天請謚事言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眞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爲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今擬上先帝之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神宗元豐時詳定禮文所言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無親告祝之別後世親告之禮不行故學者因有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之文又謂吉告用牲凶則用幣皆非禮經之制請應親祠告天地宗廟社稷並依令用牲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登極告于昊天上帝冊文曰維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金戎亂華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穹居宗社罔所憑依夷夏罔知攸主臣御名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大元帥之權唱義旅而先諸將冀清京邑迎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臣御名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尚祈陰相以中興于宋祚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孝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太一宮諸陵紹興兩攢宮

是日皇帝前後殿不視事其奏告行事官差宰執或侍從官內太廟別廟諸陵差南班宗室節度使以上兩攢宮就差紹

興府南班宗室餘官及致齋降香祝等皆依常奏告之禮其後應奏告並如例

淳熙十六年二月五日光宗即位未改元　以皇帝登極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諸宮觀諸陵攢宮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寧宗即位未改元　以皇帝登極奏告如孝光兩朝禮

按國朝會要告禮門總序稱祖宗以來登位則有告祭而所記累朝排年告祭之禮則惟昌陵受禪創業思陵南京中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軼其紀耶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內禪故行之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耶又即位之後即親見于宗廟行享祀禮亦惟孝光二帝行之累朝則皆以諒闇闕其禮云

告祭下　巡狩　征伐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朱子曰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狩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望燔柴以祀天而遙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就祭之也秩者其牲幣牢號之次第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其有不同者則協而合之也○舜典○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注曰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岱宗東嶽柴祭告天至也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疏曰謂從始祖下及禰用一牛必知廟每皆一牛者以告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一牛也郊特牲曰郊用騂犢周尚赤殷尚白夏尚黑騂赤也殷用白牲周用赤牲是各用一牛也郊特牲曰帝牛必在滌三月而後卜之祭之日展而告之天子親帥諸侯以卜之卜之日王立于南門外西面卜人在左史在右皆北面天子不卜牛而卜日不敢以即安也詳見征伐條○遷主○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

造皆祭名其禮亡○疏曰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類爲祭名也按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曰求便宜也是宜爲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爲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王制○朱子曰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

○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王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沈直金反○疏曰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又曰王巡守唯至方嶽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爲四方爾雅云祭山川曰屐縣祭川曰浮況今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引王人職者案被有大璋中璋邊璋過大山川用大璋過中山川用中璋過小山川用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此二璋之勺也云黃金勺者即彼三璋之勺也云前馬之禮者以黃金勺酌酒禮山川在馬牲前之禮引之者證過山川設禮用馬牲之事也○夏官

王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食亦反勺上灼反衡音橫○射琰出者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大祝音泰校尸教反○疏曰云謂衡古文爲橫謂勺徑破先鄭爲勺柄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圭瓚之形前注已引漢禮但彼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明所容亦少但形狀相似耳故云形如圭瓚也知用瓘者以其圭瓚灌宗廟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於大山川已下至半文飾皆無正文鄭君以意解之云祈沈以馬者取校人飾黃駒故知馬也知宗祝亦執勺以先之者即引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則太祝用事焉是大祝用此經黃金勺之事也

○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般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

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栢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也

公羊子曰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邴彼命反從才用反許田者何魯朝宿

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
穀梁子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郎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
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郎許田互
見之桓
公元年
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
禱其受命於祖告祖也○疏曰前文據告行故曰造乎禰此據
禮云受命于祖所以重起其文也
然則受命於祖
在造乎禰之先受成於學疏曰謂在學謀論兵事出征執有罪
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訊馘所生獲斷耳解惑訊言也執其可言問者
訊是生者馘是
死而截耳者
陳氏禮書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記禡於
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兵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
之禱祠肆儀爲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讀爲千百
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

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
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
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之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
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爲天子或以爲庶人其詳不可以考
然管仲稱蚩尤作劒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與版泉蓋軍
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
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
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誓
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爨將
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唐制
禡祭爲壇遺設痤墌皇帝齊於行宮從官齊於軍幕置甲冑
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矟於神座之後而牲幣儀衆皆有儀度
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遺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

側建矟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爲祭貉之禮誤也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疏曰此經六事皆大祝所掌言大師者王出六軍新行征伐故云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於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云造於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皆載於齊車云設軍社者非則據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云類上帝者非常而祭曰類軍將出類祭上帝告天將行云國將有事於四望者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得囚俘而歸獻捷于社云則前祝者此經六事皆大祝前辭○春官下○有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歸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注曰帥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有先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行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疏曰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社主見地示篇社稷條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音亮或音良○軍壁曰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爲道也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疏曰此爲出軍之時所爲量度之事軍行之所擬停之處皆爲壘壁恐有非常故云軍壁曰壘也先鄭意還市朝而爲道不釋州義故後鄭不從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師皆有道以相湊之若然未心環遶爲路也在軍不用命戮於社故將社之右主而行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夏官上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曰案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被官釁之而大司馬臨之又曰鄭知臨大卜者案大卜云掌龜之八命一曰征云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者卜在廟又龜有神故云上卜下謀人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故云參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濮音卜○疏曰云律所以聽軍聲者大師職云彼初出軍時大師執聽至此尅勝司馬執之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於涉反○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殽戶交反鄉許亮反○疏曰玄謂厭伏冠也者案下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以其喪冠反吉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

下向上縫之以伏冠在武故得厭伏之名○同上

○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甸音田○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疏曰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所請皆當用牲社及宗師皆肆師爲位祭也又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于社又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故各軍社也鄭知宗遷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疑儀爲位疏曰數者禱祠皆須豫習威儀乃爲之故云肆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爲位也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造猶即也爲兆以類禮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疏曰諸文皆云造于禰類于上帝造屬於禰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同類屬於上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者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爲壇兆故云爲兆也云大神社及方嶽者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嶽者見小宗伯曰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嶽方嶽即四望也云山川蓋軍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則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助助大司馬也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疏曰主中有二爲社之石主遷廟木主也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肆師助大司馬也○春官上

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

疏曰祈號祝者將出軍禱祈之禮皆小祝號以讀祝辭

有冠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玄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烖兵○禩音祀令力呈反彌依注音殺亡爾反○疏曰玄謂保祀互文者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守故云郊社皆守而祀之云彌烖兵者經言有冠戎之事則一是烖兵故引小祝彌烖兵而解之○春官下

傳是類是禡師祭也

是類是禡詩大雅皇矣篇文也師祭者言用師出征之祭名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是也○爾雅

○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

脤市軫反○疏曰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今言受脤于社明是祭社之肉盛於脤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盛音成○閔公二年左氏傳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祓音弗釁許靳反從如字○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鼙爲釁奉奉社主也○鼙步西反○疏曰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于主前視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是軍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定公四年左氏傳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齊側皆反

注及下同○齊車金路○疏曰案齊僕云掌馭金路大馭掌馭王路凡祭祀皆乘王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還爾主行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主之主○餘見宗廟篇上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館以酳醧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疏曰意故孔子答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于齊車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酳醧奠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卒斂此幣帛皮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後而出蓋此主命故也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禮○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其在軍則守於公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節明庶子從行在軍之事則守於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爲禰者既在國外敬恃親謂之詞○文王世子○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注曰行主君父之象云同○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牡茂后反○明告天

問禁有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疏曰孔安國注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湯誥

予小子履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曰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者主制以神孝思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泰誓上

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疏曰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是也曰

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地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民除害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神求助不得師以謙辭也爾雅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畧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晃服采章上華下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肆于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牧野之事綏安也厥其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天休震動

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天休震動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

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于征伐商疏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其二月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亭三十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朝是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朝是也二月辛酉朝甲子殺紂物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朝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四月哉生明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其日當是辛卯也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厥丁巳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厥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疏曰生明死魄俱是月初土云死魄此生明而魄俱死明生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

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疏曰此歷敘大也邦國咸駿奔走執豆籩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互言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也

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咸駿奔走於廟執事○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

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告武成疏曰既事而退者既祭於祖禰之後郊自近始○武成

告武成祖後郊自近始○武成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戰罷而退也柴于上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于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也之館室以告行主也遂幸天

下諸侯執豆籩迺奔走在廟迺息俊反疾也○周頌曰迺奔走在廟追王大王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追王大王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追王王季況反亹丁但反父音甫○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也○禮記大傳○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治兵於南郊端冕而誓疏曰治兵於廟欲就尊嚴之處使之威畏用命耳但軍旅之衆非廟內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爲蒐除禦之是告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邸知治兵於郭城內地迫故除禦也下有圍邸也左氏曰治兵于廟禮也○公及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市軫反○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祭膰肉○盍津忍反下同膰音煩其命矣其不反乎膰爲成肅公卒于瑕張本○疏曰天地之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天地中

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人所稟受是也○成公十三年左氏傳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所稟受之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王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双玉曰鞏環齊靈公名負依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鄰我魯（我魯昭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神猶（神猶天也）其宮臣偃實先後之（守宮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襄公十八年左氏傳）

○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疏曰說文云轈車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樓之別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嚣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夷平也）竈而爲行（也）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疏曰兵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左右執戰乎曰未丁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襄十六年左氏傳○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于於後（縛見其面以璧爲贄于御之櫬柩也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疏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謂之祓除明是除凶之禮也）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僖公六年左氏傳○鄭子展子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御魚呂反免音問擁於勇反擁社抱社主示服免喪服）子展執繫而見（繫自囚係）以待於朝（纍以待命）子展執繫而見（繫自囚係）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以待命）子展執繫而見（繫自囚係）子美入數（立反見賢遍反○見陳侯）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承敬）子美入數俘而出（數所主反○子美子產也俘囚也數其獲人數不將以歸也）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定之乃還也○疏曰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爲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揆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已之

宮屬以安定之乃還也○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京觀乎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觀古亂反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武庫而收晉尸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宣公十有二年左氏傳）

孔叢子問軍禮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于朝簡練俊傑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誓于祖廟擇吉日齊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簽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訂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主及社主行大

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天子命將出征親禦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于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上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及至敵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誓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卒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

敵使擇吉日復禡于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公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群吏用備樂享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于適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大廟曰異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陳去聲）君立大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漢高祖起兵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

武帝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將軍霍去病伐匈奴至幕北圍單于斬獲首虜七萬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爲封刻石紀事以彰漢功）

元鼎五年帝爲伐南越告禱於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皇爲太一鋒旗（注見祭星門）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

尺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佗名水如此者沈
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
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沉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
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
牲以爲薦麛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
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隸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
貙勑俱反劉兵官皆隸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
陽前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
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
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
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
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
奏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按昔天子之巡狩也出則類祭反則告至其征伐也出
則類禡入則振旅皆有事于天地祖宗其禮至不輕也
自漢而後則無聞焉惟巡狩所至則祠其名山大川而
講武之祭則只於平時教閱之際行之至於征伐則亦
無治兵振旅之禮矣

魏文帝黃初元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
南郊

梁武帝時禮官司馬筠議自今大事遍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
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
加元服寇賊平蕩築宮立闕纂戎戒嚴斛合十一條則遍告七
廟講武修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款化貢方物諸公王
以愆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

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于廟載
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豐軍鼓載帝社
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
后土神州岳鎮海瀆源川等乃爲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
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瘞于
坎又歃血歃徧又以瘞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
墠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屆戰所卜剛日
備玄牡列軍容設柴于辰地爲墠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
毛血樂奏大護之音禮畢徹牲柴燎之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
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賞用命戰于祖引功臣入旗門即
神庭而授版焉又罰不用命于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
廟詣社訖擇日行飲至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
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勳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嶽瀆以太牢山川以少
牢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之將發軔則軷
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埋瘞有司刲羊陳俎豆
駕將至委奠幣脯醢加羊於軷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瘞
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軷前乃飲授爵遂轢軷上而行
開皇八年以伐陳有事於太廟帝親餞將士陳師誓衆九年四
月帝幸驪山親勞旋師諸軍凱入獻俘于太廟
煬帝大業七年征遼東亦行類帝宜社之禮
唐武德元年秦王平薛仁杲凱旋獻俘于太廟
二年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捷于太廟
四年（秦王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竇建德
及隋神器輦輅獻捷于太廟
貞觀四年李靖俘頡利可汗獻于太廟

總章元年以高麗平獻俘于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以下獻
俘于昭陵乃備軍容奏凱歌於京城獻于太廟
以後征四夷討叛臣有功皆獻俘太廟
儀鳳二年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
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
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于廟盖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貞
觀以來勑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四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征潞州出宮日
請遣官告天地太廟社稷城門外軷祭用羝羊一所過州府河
橋及名山大川帝王名臣陵廟去路十里內者各令本州以香
祭告從之六月平澤潞及車駕還宮皆遣官奏告天地太廟社
稷仍祭祓廟太山廟城隍廟
其年十月征揚州及太平興國四年征河東並用此禮

古者天子巡狩出征有親告宗廟之禮宋朝因之故幸西京
封泰山祠后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三歲皇帝行郊祀及
每歲祈穀上帝祀感生帝雩祭祀方丘明堂大饗祭神州地
祇祀圜丘並遣官告祖宗配侑之意他大事自祖宗以來登
位改名上尊號改元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納降獻俘親征籍
田朝陵肆赦河平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皆遣官奏告天
地宗廟諸陵及告社稷嶽瀆山川宮觀在京十里內神祠其
儀用犧樽豆籩各一實以酒脯醢宮觀以素饌時果祀版幣帛行一獻禮
乾德三年太常禮院言孟昶到闕日請差官奏告太廟社稷從
之開寶四年平廣南劉鋹赴闕奏告如孟昶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詔遣直史館石熙古還上都以平晉
告宗廟七月劉繼元至命宰臣薛居正攝太尉行告廟禮遣通
事舍人薛文寶引繼元及僞命官以獻

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北征請出宮前一日遣官祭告天地於圜丘其禮特牲太廟太社太稷壇用太牢望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於四郊碟風於風伯壇祀雨師於本壇禱馬於馬祖壇祭蚩尤及禡牙於北郊並用少牢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蘇蜜餅果從之仍遣內待一人監祭

咸平六年車駕北征亦用此例

真宗景德元年上封事者言按開元禮儀鑑云車駕行幸路次有名山大川去三十里內則祭之名臣十里內則祭之今朝陵有期緣州縣所記山川祠宇名多僞俗望委禮官先檢詳事跡以聞可下太常禮院禮院言同開封府孟鄭州所供山川神祠除京城神祠舊係祀典者今約定祠宇請下逐州差官依禮致祭從之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熙河路經畧總管司擒西蕃大酋領鬼章以獻詔差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告永裕陵

高宗紹興六年八月太常寺言車駕巡幸建康進發前二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應臨安府載在祀典神祇出國城日輒祭用羝羊祝文并致祭沿路橋梁十里內神祠名山大川從之三十一年詔金人敗盟朝廷興師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今太常寺條具

尋具到合奏告天地社稷九宮貴神五福十神太乙差宰執宗廟差親王諸陵攢宮差宗室節度使及正佐以上行奏告禮及遣官祭告蚩尤馬祖北方天王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并令招討使行禡祭之禮並從之

寧宗開禧二年五月以興師北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九宮貴神五嶽四瀆風伯雨師北方天王馬祖蚩尤

二年三月吳曦叛逆就誅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郊社考 雜祠淫祠

太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孚逼反○注疏見四方禮○春官鬯人凡祭祀疈事用散注疏見祭器條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疏曰云鼓兵舞帗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帗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近社稷者舞帗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案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亦云授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是干戚者見禮記云干戚之舞祭統又用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是知兵舞干戚也又知帗舞列五采繒為之有秉者案樂師注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故知之也○地官

○一獻質謂祭群小祀也○疏曰祭群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畧○一獻孰一獻祭群小祀也孰而已○並禮器○王祭群小祀則玄冕群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玄者衣無文采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疏曰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仍以玄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周立壽

星祠于下杜亳亳湯所都濟陰亳縣師古曰杜即京兆杜縣有亳亭非湯之都也時奉焉又立杜主祠因宣王殺杜伯射王故周人尊其鬼以歲時奉祠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惠王下也言自上而下有聲像以接人也莘虢地也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名也掌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孤卿大夫也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猶常也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衷中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聞也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一也神享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群邪淫泆荒怠麋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穢惡之物也登上也芬香不上聞於神神不享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其刑矯誣以祭明法曰矯誣無罪曰誣百姓攜貳攜離貳心也明神不蠲潔也而民有遠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所依懷也故神亦往焉觀其昔慝而降之禍苛煩也慝惡也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也其亡也回祿信於聆回祿火神言滔為信聆遂地名也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檮杌惡獸也遏信曰次舍也丕山在大邳山在河東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也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鄗京也杜國伯爵也春秋曰尚其在岐山之脊也鄗國害氏之後也春秋曰宣王會諸侯田于圃田中杜伯起於道左朱衣冠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也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籍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房國名實有爽德協於丹朱爽二也協合也丹未詳也王曰吾其誰後乎對曰其丹朱乎丹朱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維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堯子也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憑依其身而匹偶焉生穆王也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言神一心依憑也於人不遠遷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其神在虢虢其受之王曰然則何為何為在虢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也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往獻焉太宰王卿也掌祭祀之式玉帛之事祝太祝也掌祈福祥史太史也掌次主位狸姓丹朱之後是也其神不歆

社　禜祠

故帥之以往也凡統色謂之犧也無有祈也祈求也無有祈禮之而已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五年巡狩也今其曾見冊朱之神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數也若由是觀之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周公忌也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在周爲傅氏奉犧牲玉幣往獻焉王幣幣酒之圭長尺二寸有藉所以藉地降神之器內史過從之號從從太宰而往也內史不掌其賢以貳之也號公亦使祝史請事焉祝史號之祝史祝應史屬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禍之臨和不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用用其財力也精意以享禋也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保養也今號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惠王十九年魯僖之五年也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蒙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中止於鄜衍乃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質如石以肝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雄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鄜也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雄即是野雞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寶祠陳寶人祠或一歲一歲或一歲數來輒有光長大如流星從東南來入陳倉城祠而雄雄爲之鳴殷殷鳴雌爲之雄也○正義曰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幸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媚常在地中食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媚亦語曰二童子各陳寶得雄者王得雄者霸陳倉北阪爲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

始皇既併天下東游海上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見山川門而雍又有日月參辰諸祠見祭星門又有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皆淫祠也未聞其義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石將軍郎杜伯其在秦中最小鬼七神也郎雞小而有神靈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

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彊死魂魄為厲故祀之成帝時匡衡奏罷之各有時日

武帝七年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號氏館號音斯神君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亳人繆忌奏祠太乙方置壽宮神君見祀星門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見祀前代門冥羊用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皐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遥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

漢高祖初起兵徇沛爲沛公祀蚩尤釁鼓旗

二年東擊項籍入關立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李奇曰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以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神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主祭炊母之神也炊謂諂鬻也師古曰族人炊古主即上所云五社王也巫保族纍二神各纍力追反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亦未詳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流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皆以

非象神神物不至廼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日也）駕車辟惡死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見誅元封元年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是歲旱天子既出而無名廼禱萬里沙（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湛祠而去（湛讀作沉謂沉祭具於水中也）既滅兩粤粤人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於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天帝之神及百鬼）而以雞卜（特雞骨卜如鼠卜）上信之粤祠雞卜自此始

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丁夫人其先丁復本姚人都候夫人其後以詛丁姓夫人名也）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諸所興祠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帝寬舒之祠宮（皆祠名）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具祠名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故

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非也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耳）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劒寶玉寶璧周康寶鬲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師古曰即墨下密皆縣名也）祠天封宛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宛火井祠火從地中有）又立歲星辰星太白星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萊之縣也）之罘山於腫成山於不其（師古曰腫音蓬萊之縣也）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師古曰臨朐齊郡縣也朐音劬）之罘山於腫成山祠日萊山夜萊山於黃（應劭曰腫音蓬晉灼曰腫音不夜黃縣皆屬東萊師古曰腫音丈瑞反）

祠月又祠四時於琅琊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郡之縣也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虯反屠音除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膚施上郡之縣也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漢舊儀祭先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畦畤如種菜畦畦中各一上封祭西王母於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長奉祠祠已胙皆瘞埋餘祭具而去

成帝時丞相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廚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復扶目反重又庸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荊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皐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名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本待詔謂方藥本草而待詔者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勑備勑整也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

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
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直當
也息止也當祠處而止也砰普萌反雊古豆反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
馳詣行在所帶神之來也以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
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
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
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
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
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令皇
太后下詔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
者又復長安雍及鄜國祠著明者且半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
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

太中大夫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
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
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去久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
人服食不終之藥遠興輕舉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覆亦該也覽觀縣圃浮游蓬萊
圃睨故其景倒覆之上反從下照也縣圃之上有所謂縣圃閬風閬風天門
即閬閬風之上有玄圃也睨音五計反 登遐倒景
遐遠也倒景謂起而遠去也 采五德朝種暮獲
采奇也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己五色不於此地而并耘也 與山石無極
此於山石無窮也 黃冶變化
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冶白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 堅冰淖溺
晉灼曰方上許以藥王冊沙令堅冰淖溺若陷水先投之水上水即消液因假爲神仙道使然也 化色五倉之術
如淳曰思身中有五色腸胃五倉存則不飢 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
詐僞以欺罔世主 師古曰言洋洋滿耳若將可
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 求之盪盪如蠻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
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若周史養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

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
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
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
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坦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
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
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絫古累字）元鼎元豐之際
燕齊之間方士瞑目扼掔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
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
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轑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三謂三皇五謂五帝）已嘗專意散財
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
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
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致堂胡氏曰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徧于群神
群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于上帝矣林
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
然則凡載于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
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
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
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
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于季世凡七百餘祀一
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
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
為漢賢大夫豈永衡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
祕書其所舊習今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

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固以非類以永諂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二萬七千祠云

王莽末年崇鬼神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迺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

范曄論曰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訖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

殤帝延平元年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本紀注云東觀記曰鄧太后性不好淫祠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又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爲壇飾淳金釦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延熹八年壞郡國諸房祀本記表紀云壞諸淫祀祠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酎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岳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

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黷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五獄祠曰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闕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詳見祭山川門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皆絕孝建初更修蔣侯祠所在山川漸皆循復明年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群臣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後魏自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太武時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重復及小神悉罷之

孝文時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頭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群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衆夫神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其令有司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用酒酺

太和十四年詔自先朝以來享祀凡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易先常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辰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等明堂祭五祀皆有此四十神悉罷之初每以正月吉日於庭設幕中置松栢樹設五帝座至孝文詔曰禮之自外至者無王不正此既無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又探冊之祭可悉罷之

北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儛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祠此風逮唐不絕

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其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紀

唐武后時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玄宗開元二年詔祠龍池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公卿以下一百三十篇詔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爲龍池樂章十首又詔置壇及祠堂每仲春將祭則奏之

十八年有龍見于興慶池因祀而見也勑太常卿韋縚草祭儀縚奏曰臣謹按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祭法曰能出雲爲風雨者皆曰神龍者四靈之畜亦百物能爲雲雨亦曰神也禮有公食大夫饗之文即生曰食亦曰饗矣其饗之日合用仲春之月易曰震爲龍震者東方春用事於二月也饗之法請用二月有司筮日池旁設壇官致齋設籩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其牲用少牢樂用鼓鍾奏姑洗歌南呂鄭玄云風師雨師及小祀用此樂凡六變者三變而致麟物令享龍亦請三變舞用帗舞樽用散酒以一獻周禮曰凡祭群小祀用之也詔從之

肅宗至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正奏皇室仙系修崇靈路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天地三婆父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灑掃宮户一百人又於縣之南義扶谷故湫置祠堂並許之昭應縣令梁鎮上疏其畧曰天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天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又夫湫者龍之窟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在何必崇飾祠宇豐潔薦奠其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已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享祀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更爲天地建立宗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

天皇伏羲女媧等既先各有廟望並於本祠依禮齋祭制曰可
宋京城東舊有五龍即唐開元中因興慶宮池設壇常以仲春
祭之宋因唐禮行其祀用中祠禮太中祥符元年詔飾神帳又
城西南隅有九龍堂四年賜名普濟堂皇祐三年葺其廟訛傳
池水能愈疾都人日赴不可勝計乃塞其池
德安公廟在京城北作坊即夷門山神也景德中葺其廟加封
爵令開封府春秋設祭崔府君廟在京城北相傳唐滏陽令設
爲神主幽冥事廟在磁州淳化初民有於此置廟後詔修廟宇
賜名護國廟及送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歲春秋令開封
府遣官致祭後封護國顯應公
要冊湫在寧州眞寧縣案舊記古有五池今四竭一在山之半
周一百六十步潨注不益凡歲旱祈禱無不應後人立祠其旁
乾符三年封應聖侯光化二年進封普濟王太宗在普邸嘗有

神告事具符瑞志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詔曰要冊湫神普濟
王宅于水府幽贊上玄功烈顯著嚴祀有常宜加崇號以表靈
休特改封顯聖王增飾祠宇春秋奉祀仍立碑以紀其事雍熙
二年令有司改造禮衣冠劒及祭器端拱二年冬旱祈雪即日
大雨雪遣使送銀香爐等天禧二年夏乾州旱取湫水禱雨詔
本州祭醮
鎮戎軍有朝那湫即秦漢湫淵祠也是歲四月賜廟名靈澤靈
顯王廟在鄭州城東僕射陂側是陂本後魏賜僕射李冲唐末
建廟因陂爲名俗傳李靖神也後唐天成二年冊贈靖爲太保
晉加號靈顯王建隆元年正月太祖臨幸因遣內侍葺祠宇每
歲春秋二祀景德元年遣使增修二年又修後殿四年車駕朝
陵命入內都知石知顒致祭祀汾陰廻親幸登東北亭觀陂
顯靈廟在安陵東北舊有蛇王祠景德四年賜名太中祥符四

年朝陵遣官以中祠例致祭昭聖靈惠二廟並在河南永安縣界先是陵域附山而高常苦乏水景德中朝陵車駕至則泉源瀵涌濟用無闕詔封泉神爲昭應公廟曰昭聖大中祥符四年再朝陵遣官致祭以中祠禮時祀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議導徘徊泉緣山麓入邑中明年三陵副使江守訓立廟泉側賜名靈惠

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濁東封先營頓置泉忽湍涌上徙升山其流自廣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遣使龔石爲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上爲作記

炳靈公廟在泰山下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太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令兗州增葺祠宇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自言嘗夢覩神又於廟北壖建亭名曰靈感三水府神者僞唐保大中封馬當上水府爲廣祐寧江王采石中水府爲濟遠定江王金山下水府爲靈肅鎮江王大中祥符二年八月詔改封上水府爲福善安江王中水府爲順聖平江王下水府爲昭信泰江王令江太平潤州遣官祭告

杭州吳山廟即濤神也太中祥符五年夏江濤毀岸遣內侍白崇慶致祭濤勢驟息五月詔封神爲英烈王又令本州每春秋二仲就廟建道場三晝夜及以素饌祠神

明應公廟在潤州焦山大中祥符七年上以京江多覆溺之患是山在江中近海門禱祈有應詔封山神以公爵仍製文告之刻石廟中

廣惠王廟宣州昭亭山神也唐景福中封昭威侯僞唐保大中加爲王景德元年正月知州裴莊表言靈應請加朝命詔封焉

廣濟王廟秦蜀守李氷祠也僞蜀封大安王又封應聖靈感王
開寶五年詔修廟七年改號廣濟王歲一祀
英顯王廟在劒州即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
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
進討忽有人登梯衝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
城陷仆革悉當夷滅賊射之倏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
終以聞詔改王號修飾祠宇仍令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
靈濟公廟在梓州射洪縣白崖山下唐中書舍人陸弼貶涪州
刺史卒葬山側土人立廟水旱禱之必應僞蜀封洪濟王大中
祥符六年詔封公號
郫亭廟在南康軍郫亭湖上能使行舟分風上下先是江中有
蛟爲害東晉旌陽令許遜斬之小蛟逸去後頗爲害行舟多覆
溺者大中祥符三年內侍趙履信奉使過滄湖有龍長十餘丈
自空而下須臾暴雨因焚香祝之翌日龍自湖中復乘雲而上
又有木筏過湖忽有巨蟒發筏筏遂沉俗言即廟神也遂詔官
吏祭蛟又改蛇山爲吳山立廟山側下即其穴六年十月上作
戒蛟文遣中使齎往刻石仍致祭自是頗有靈應
祠山廟在廣德軍土人言其靈應遠近多以耕牛爲獻僞唐以
來聽鄉民租賃每一牛歲輸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以絹悉
入官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完葺祠宇上曰此載在祀
典當官爲崇飾因詔本軍葺之
神宗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
爲應元保運真君蜀州青城山丈人觀九天丈人爲儲福定命
真君
六年太常寺言博士王古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
額已賜廟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

本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神仙封號初眞人次眞君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哲宗元祐三年廣南經畧司言儂寇之亂康州趙師旦封州曹覲邕州蘇緘戰死請爲立祠載祀典從之

紹聖二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措所祠廟畧叙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封皮場土地廟神爲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昭惠王

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象鑄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爲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爲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皁東北曰牡鼎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皁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皛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皁八鼎皆爲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鼐之宮立大角鼎星之祠

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祀黃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祀周成王及周公旦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祀唐李艮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

又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事祀黃帝依感生帝神州地祇爲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祝文依祀聖祖稱嗣皇帝臣名其成功持盈二殿禮用中祠幣各用白昭應堂禮用小祀並以素饌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方士之說鑄鼎而各以其方色祭之則不知司鼎者

何神歟至於因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黃帝因貢金九牧之說而祀夏后因定鼎郟鄏之說而祀成王周召然此三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不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鼎之方士耳亦尸而祝之俾侑食於聖賢褻慢不經甚矣

四年封英靈順濟龍王爲靈順昭應安濟王

詳定九域圖志所言郡邑祠廟多出流俗一時建置初非有功烈於民者請申勑禮官纂修祀典頒之天下以倣先王之命祀與圖志實相表裏從之

尋令禮部太常寺修祀典已賜爵及曾封爵者爲一等功德顯著無封額者爲一等若民俗所建祠無功德爲一等各係上尚書省參詳可否若兩處廟號不同者取一高爵爲定從之

八月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濟義王黑龍神封靈澤王

政和元年詔開封府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凡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欽宗靖康元年詔佑聖眞武靈應眞君加號佑聖助順眞武靈應眞君三聖廟靈威公進封威成王靈佑公追封威烈王靈顯公追封威惠王

高宗紹興十一年太常卿陳桷等言自來神祠加賜廟額及封王公侯爵等給降勑誥自有定式昨自渡江後來神祠加封合給告者止命詞給勑切恐未稱褒崇之意大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詔神祠封王侯眞人眞君婦人封妃夫人者並給誥賜額降勑欲乞自今後每遇神祠封王公侯眞人眞君婦人之神封妃夫人者並乞命詞給誥其道釋封太師塔額神祠賜廟額及

封將軍並乞依舊降勑從之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將作監主簿孫祖壽言聖王之制祭祀非忠勞于國功德及民者不與祀典閒者禁止淫祠不爲不至而愚民無知至於殺人以祭巫鬼篤信不疑湖廣蠻峽自昔爲甚近歲此風又浸行於他路往往陰遣其徒越境千里營致生人以販奴婢爲名每至歲閒屠害益繁雖異姓至親亦不遑恤今浙東又有殺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殺人而祭鹽井者守令不嚴禁之生人實被其害今歲閒在季冬良民懼其非橫者必多若不早爲之所則弗及矣欲望申嚴法令戒飭監司州官之吏治之縱之明示賞罰增入考課令格加之鄉保連坐誥誡禁止期於革心毀撤巫鬼淫祠從之